

荷據時期教會工作史料選譯（四）

林偉盛譯

69. 一六四七年福爾摩沙部落會議——大員，
一六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十九日，（註一）微風，相當好的天氣。清晨，約天亮前兩小時，少尉Ridsaar Weils及一隊八十八位士兵（註二）的隊伍被派至赤崁。（註三）不久之後，上等商務員、助理和議長Overwater（註四）及福爾摩沙議員，同時，蕭壟的行政員（politico）（註五）亦前往。這整個隊伍很快的在天未亮之前到達赤崁（Sakan）。

議長在海邊接見北方部落的長老，及所有住在赤崁的荷蘭人。跟隨他到長官住處。所有必要的事馬上被安排，命令與他講同樣語言的官員坐在同一桌以便做翻譯。

這些事在執行期間，議長及會議秘書及早上很早由蕭壟來的牧師哈約翰（註六）前往一般舉行此種會議的公司的房子。議長馬上向福爾摩沙人演講，在他告誡福爾摩沙人要儘可能注意聽講被討論之事，及以他的名義通知他們的事，他繼續列舉一些重要的事項——大半與去年相同，翻譯們則重複長官的話。Joost Van Bergen，自由市民兼行政首長，也被請來當翻譯，他相當精通新港語，而且也有機會去了解其住民及許多部落的長老。虎尾壟（Favorlang）的學校教師被指派為此地的翻譯。另外一些了解Camachatsian（註七）方言及山上語言的翻譯者也參與翻譯，為參與者說明下列之事：

由衷的歡迎這些長老在我們的命令下到此集會，並真誠的感謝他們準時出席，同時也感謝他們帶來所需求的貢物，並不是因為這微不足道的價值，因為這對公司沒有什麼價值——每年公司的福利花費及維持教會和學校之錢數倍於此——而是因為此證實他們願意完成其責任及屈服於我們。此種忠誠的精神，也可由他們去年對公司及荷蘭住民的服務得到證明。

此種地方議會目前是第四次舉行，（註八）為了相同的目的，即介紹他們相對於維持和平及其他影響共同利益之事。同時，也注意到每年選舉新的長老的事，這是依荷蘭習慣，大半解職的人也有可能再被選舉出來。此在荷蘭幾乎是一固定的條文，也不變的為福爾摩沙、大員所模仿，即每年必須重新選舉長老。因此，當此條文在此實行時，沒有人應覺得生氣或羞愧。所以決非意圖使未被選上之人感到被輕視、羞愧，而是讓可以適當控制自己行為者，能因為他們的好行為而有收穫。如果今年沒被選上，他們可期望來年，如果他們能證實服從、安靜、勤勉的話，長官將可再指派他們擔任此任務。

住在最近部落新港、大目降及目加溜灣的長老，如同以前一般，因為忽視而缺席及與公司重新結盟。也因為太晚了而不再去召喚他們。長官進行接見出席下列被提到的代表，感謝他們為公司提供的服務。

他們其中大部分的人被重新選出再任一年；有一些，只有非常少的數目，被解職；選出少數新人，他們全部被告誡，完成他們個別的職責……（註九）。

對每個部落的狀況給予各別詢問，及選舉少數新的長老，大多數長老均留任，之後，對所有的會議代表作如下的解釋：

告訴他們，依我國的習慣，任何政府的官員任用均不超過一年。雖然，他們之間有人任期延長到兩年，甚至三年。因此，他們不應該認為將會在一個職務上超過一年。而在這段期間當中，賜給他們一根權杖，做為權威的象徵。他們不准將權杖交給別人或交由他人使用，而且必須在來年地方會議他們任期滿時，親自交還給荷蘭人。

但是，若有長老在其任期屆滿以前死亡，或是無法參加地方會議，必須將權杖送還給荷蘭人。若是後者的狀況，他本人必須親自將權杖帶到開會之處；若是前者，必須由死者的一些有資格的代表帶過來。我們並不賦予權杖本身有任何權力，我們想要的是，權杖是因其榮譽而給與的權威，不能為別人所用，只有他們自己使用。

另外，這些部落的首長，不能隱藏任何犯法的行為及任何他們之間所引起的衝突，不能以他們自己來執行法律。相反的，必須將所發生的任何事情告知我們。

如同一些住在某部落的人或家庭，未知會我們以及得到允許，即搬到別的部落去，現在命令，這種事絕不能再發生。首先必須向我們申請要去那裡，或要住那裡，而此申請我們若認為必要，將會允許之。

對於不自由的中國人（註十）到福爾摩沙部落或平野貿易

，而無法提供銀徽章者，必須通知荷蘭人，並將之帶到城堡，每個人將可給與五件 *canangs* 做為獎勵。

進一步的是，如同去年一般，部落中已經學習基督教教義的長老，且熟悉新港語者，告誡他們要對牧師及住在那裡的傳道師、學校教師給予適當的尊敬。長老本身不只要參與聖職，而且要鼓勵他們的子弟及別的年青人參與聖職，並要他們有規律的參與學校。由於許多牧師抱怨他們對此事只顯示出少許的熱誠，因此，要求繼續對缺席者處以罰金，而用這些錢來建立學校及支持宗教工作。

關於各部落的原住民學校教師及老師（目前很多地方均使用），將來在課稅之時，每年給予這些學校教師足夠的米。

午後不久，當所有的事情完結，議長及所有參與者起身，在庭中稍做活動，之後，馬上準備好晚餐，這些長老如上述的順序就席次，自由的吃、喝。因為滿月，大部分出席人士於傍晚離開。

一些議員，我們的士兵及荷蘭人回到大員，但議長留在赤崁，想要參加明天南方的部落集會，（註十一）並且視察在附近居住的中國人。

70. 福爾摩沙議長及議員給印度總督及議員
——熱蘭遮城，一六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尊敬的牧師哈約翰，考慮其平時的健康狀況，在本年冬天的時候仍然相當強壯，且在部落中熱誠的工作。而在本季的船隻來到之前得到熱病，之後，他變得相當衰弱，在連續兩個月臥病在床後，於八月二十日死亡。

牧師范布鍊及牧師花德烈(J. Verrecht)前往虎尾壠，將在那邊考察三或四週。

牧師倪但理(Daniel Gravius)，駐紮在蕭壠期間，他執行大員的佈道工作。但范布鍊在訪問虎尾壠一、二回之後，被任命駐於城堡。

花德烈由其家人伴隨出發，他相當期望有一間磚房，而非竹房……。

71. 熱蘭遮城日誌，(註十二) 一六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一六四八年一月九日

在十二月二日宗教議會選牧師范布鍊、執事Cornelis Van Dam、和Willem Versteegen去訪問北方部落，去那邊對教會及學校做年度例行的訪問。

十二月五日，被宗教會議指派去訪問北方教會和學校的特派員今日返回城堡，他們交給我們如下的報告：

在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等部落，他們發現白天有三種學校。一是由少年參與而其中也有一些較年長的及一些成年人。教育他們操守、閱讀、祈禱及新的問答中有關人的感謝。第二種是由二十到三十五歲的成年人參與。第三種是由約與成年男子同齡的婦女參與。在這些婦女之中，亦雜有相當多的少女。第二、第三兩者僅教育他們祈禱和問答。

新港：少年學校有一百一十位學生——除了最年幼的四十位之外——他們的閱讀和拼字不錯。但是整體而言，書寫較差。對於祈禱及問答書均熟悉，最年長者可以熟悉到十八問。成年男子學校有五十八人，在祈禱和問答書方面與少男略同；婦女學校有一百六十四位。有一些對於祈禱尚差，但其

餘的則不遜於男子。在禮拜式則使用牧師尤羅伯、哈約翰及阿勒豪夫(Hans Olhoff)所寫的八個宣教詞(sermons)。

大目降：少年學校有八十七人，但他們的新來者只學習很少的東西。在拼字、閱讀、寫都不行，但熟知祈禱。對於上述的問答，最好的到達十五及十六問。成人男學校有四十人，婦女學校有一百人，熟知祈禱，但對於問答書則不行，只到第七問。禮拜式時僅用牧師尤羅伯及阿勒豪夫所做的兩個宣教詞。

目加溜灣：少年學校有一百〇三位學生，拼字及閱讀尚差，但祈禱及寫則很好。對於問答書相當好，最好的到達五十及六十問，有一位甚至到達七十五問。男成年學校有六十人，婦女學校有一百一十人(與新港、大目降一樣，含有少女)。總體而言，他們相當熟悉祈禱及問答書，最進步的男人達到三十、四十問；最進步的婦女達到二十、二十五問。除這三個學校外(在新港、大目降也相同)，其餘在目加溜灣的人每六週一次到學校，來繼續學習祈禱及老(大)問答書。在哈約翰死亡後，由傳道Hanton來教育他們。在禮拜日只有宣讀哈約翰關於十誡的第一誡的宣教詞，另外一個由尤羅伯所寫的宣教詞。

在蕭壠、麻豆，禮拜日時宣讀三個由尤羅伯及十個由哈約翰和阿勒豪夫所寫的宣教詞。在蕭壠的少年學校，也有許多年紀稍大的年青人及成年人參與，為一百四十一人。在麻豆有一百四十五人，他們的拼字、閱讀、寫還可以，祈禱相當好。但在蕭壠，除此學校之外，及一個由倪但理牧師興建，擁有二百五十三兒童的學校外，沒有其它學校。我們相信，尤其自開放以來那麼短的時間就有如此成果，相信後者將

有更好的豐收。

麻豆住民除了參與少年學校者除外，將之分為七部分，每部分七週來一次，學習祈禱。

72. 阿姆斯特丹教務會印度事務委員會給福爾摩沙宗教議會——尊敬的最謹慎、最熱誠的弟兄們以及為神工作的同工們：

已經相當久的時間沒有接到你們的來信報告你們在福爾摩沙教會的狀況，我們很渴望接到由你們寄來此類的信，但除了一些私人的信外，我們沒有聽到你們的消息，而我們確實的告訴你們，當我們聽到你們的工作成果非常好，但卻缺乏人手時，我們感到相當難過，因此，我們盡我們的能力，派兩位牧師到你那兒。

我們已經將此事報告阿姆斯特丹商會（Chamber），我們的主也照顧我們的努力，目前，我們已找到兩位傳教士，他們將被送到印度做為牧師。其一為Balthasar Obie de Meter，他曾在Amelandt島傳教多年，也得到很好的聲名，是一位相當有愛心、熱誠和謙卑的人。另一位是Johannes a Warmeloo，一位年輕且在Deventer通過預備考試的人。由於他的熱誠和努力，他被慎重的推薦給我們。他目前已經經過按手禮而取得資格進行傳教工作。

我們真誠的相信我們的神，所有羊群的牧者，將會伴隨他的僕人，並會以他的聖靈來豐富他們，如此，他們的服務將會成功，而對於他們賜福的結果，已經可以在印度的教會中看到。

我們希望別的商館也將可以派出額外的四個神職人員給

你，而隨將出發的艦隊前來。

我們也相當熱誠地要求巴達維亞城宗教議會的弟兄們，你們那裡少數的人員，很快的由這裡派出的牧師，而將會增加的，如此，你們會儘快的被適當的補充。

期間，讓我們高興的，我主提供福爾摩沙上新教區（Community）如此博學、謹慎的工作者。儘他們的能力，藉由努力的工作與熱誠，彌補了工作人數短少的缺失。願神承諾我們敬愛的弟兄，給與更多的身體與靈魂，派給我們有能力、有效力的助手，來進行對盲者改宗等如此重要的工作。

敬愛的弟兄，我們向神祈禱，不要中止賜他的王國給這些精神貧乏的人（poor soul; arme zielen），如此，他們因為得知基督耶穌的知識而開眼，脫離撒旦，而迎向我們的神。

我們也相當虔誠的希望與你通信。我們送此信，希望能激勵你，告知我們有關福爾摩沙人民的基督教世界的狀況，並告知我們，對於你們的熱誠要如何援助。

得知你們認為缺少的工作人員後，我們將樂於提供援助，支援你們的熱誠。巴達維亞城的教會關切你們的教區給我們很少消息——幾乎是沒有任何消息——在期間，在上次北荷蘭宗教大會（Synod），南荷蘭的弟兄們大聲抱怨有關在福爾摩沙基督教世界的狀況，似乎只因為缺乏人員造成那裡狀況不好，也暗示我們的疏忽。因此，如果敬愛的弟兄們，在將來你會通知我們有關福爾摩沙教會的狀況，我們將儘可能努力的提升這些愚昧的福爾摩沙人的福利及擴張基督的王國於它們之間。

除了於Munster所達成的和平協定已經開始執行，（註十

三)和最嚴重的報告是我們與西班牙協定消息的擴散，以及如果西班牙變得無信的話，會波及我們與法國協議的結果，因此，我們發覺目前有嚴重的危機(perioussima crisi)，除了這兩件事之外，我們要補充的事很少。願神保證，我們的聯合省不要在西班牙、法國兩大強權之間分裂。願神仁慈我們，繼續賜福和平給我們。

我們寫此信的目的是想恢復和平與寧靜，在結尾中，我們附上最虔誠的祈禱，我們讚賞你們，敬愛的弟兄。藉由神的保護，和他的恩寵，如上，他將祝福你們個人及工作者，他的聖名將會在此異端中不斷的擴大。

以阿姆斯特丹教務會代表(Commissioners)之名來與印度教會通信
 Peterus Wittenwongel, Johanne Moncourtius

73. 摘錄自熱蘭遮城日記——大員，一六四八年

二月二十五日，今天我們接到牧師花德烈(Jacobus Vertrecht)(註十四)由虎尾壠寄來的一封信，他告訴我們，一些Poelii人，在由Tarrangan回去的途中，砍掉三名Kalikan Parowan人的頭顱。我們不知確實的原因，只知道去年Poelii人也對Kalikan Parowan做同樣的事。

三月一日，今天我們寫一封信回覆牧師二月二十五日的信。在信中我們建議他用最好的方式來彌消Poelii和Kalikan Parowan人之間的爭鬥，如果被攻擊的一方同意，依照慣例讓他們和解，如果他們不願意，應該儘快告訴我們，讓我們來思考此事。

我們也寫給候補牧師阿勒豪夫一封信。信文主要提到因為與Sutfungh的戰爭已熱烈開始，且耶裔人與其他部落已經準備攻擊Tarrikidik、Quaber(註十五)及其追隨者，如果這部族的首長會盡可能的出席下次的部落會議，必須招來所有居民參與戰爭。

三月十一日，接到花德烈由虎尾壠寄來的信，提到他已訪問所有他教區的地方，任何事情均相當良好。他並且說正忙於介紹基礎荷蘭語給虎尾壠及其他部落的青年，且自信在一段時間後將會有好結果。

三月二十七日，本日接到虎尾壠的傳教士花德烈三月二十四日寄來的一封信，陳述到Poelii和Parowan部落已經依傳統的方式和好如初。此紛爭是起於前述二月二十五日的殺人事件。然而，所提到的三顆頭顱，雖然Parowan是被攻擊的目標，但人頭是由Poelii向Warawara村民所取的，因此，是三個部落而非兩個部落必須和平。事件的起因是Poelii和Parowan去年由牧師范布鍊協調而和好，但僅是口頭上的，而憤怒的Poelii一邊並未拿到罰金，因此，Poelii人民持續感到不滿，而自行復仇。

三月二十九日，傍晚，在關門之後，我們接到牧師倪但理來自蕭壠的信，說明一位此部落原住民(可能)放火嫌疑者，他及對他指控的證據均在良好的戒備下被帶到這裡來。

三月三十一日，如同前天一般，接到牧師倪但理的信，提到兩位共同涉嫌放火的人及一些指控他們的證據，此信提到，僅在十六天前建於蕭壠的一間房子均被燒毀。

四月一日，接到候補牧師阿勒豪夫由麻里麻倫(Verovorong)的來信，提到對我們的友好的部落如何於上月

二十四日攻擊Tuakuw(打狗?)，約有二百人搶掠此部落，並放火焚之。他們也試著找機會突襲Sufungh，但此部落防守相當嚴密，在入口處設有木柵，到該部落之路也佈滿陷阱和圈套。

四月二十九日，兩度接到牧師花德烈由麻裡麻倫的來信，提到不久以前，Serriamer人(住在Thansa-Calachey河旁峽谷，尚不為我們所知的十個部落)，砍掉三顆Tabocci村人的頭。

五月九日，中午接到候補牧師阿勒豪夫一封信。由信得知本月五日，住在南部的村民第四次攻擊其仇敵部落Sufungh，在短暫的戰爭後打敗了Sufungh，首先掠奪，後來放火燒之。所有在田園裡所見的穀物全部燒毀。如此，他們將會因為饑餓而向我們臣服。

此戰役後，一位敵對部落Tarrikidick的長者來到前述候補牧師阿勒豪夫前，要求再一度的能獲得公司友誼，他是如此害怕，幾乎無法說出話來，我向他保證，若得到我們同意，公司將會再視他們為朋友。

七月二日，我們接到牧師花德烈由虎尾壟寄來的信，報告在北部地區夏病大量流行，大部分的學校教師及他本身都生病了。

七月十日，本日牧師花德烈因病而到這來。

八月二十九日，不久前，我們用口頭及書信詢問他們的各別部落，是否那些居民可以提供充足的穀物，如此，為了供給我們的社區，我們可用錢或棉布(Cangan)來換取。他們的回答對我們相當有利，因此本日我們送一千西班牙里耳(Realen)和一些棉布到蕭壟，準備在那裡購買穀物。

九月二十日，本日我們再度由麻豆收到一些很好未去殼的穀物，由范堡(Antonius Hambroek)在其教區所收集，約有五十三或五十四包，每包約一千六百捆，在去殼後約可得到十六包，每包五十斤的米。這些穀物對目前的我們來說是相當需要的，我們準備將之分裝，賣給我們社區的人。

十月九日，收到牧師花德烈由虎尾壟寄來的信，得知其教區一切良好，而為了建牧師公館而燒石灰之事進行順利。而學校學生的荷蘭語教育並無進步，因為他們時常缺席以及大員的流行病的影響。

74. 議長Overwater給印度的總督及議員——
一六四八年十一月二日

關於教區牧師的劃分，將會依照閣下的指示……一個叫Wangh的小村，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一所學校，我們也未曾聽過有任何一位牧師提到要建一學校，這部落非常小，……位於山中。

目前乾季已經開始，將準備為牧師們建石頭房子，除了適當的木料外，其餘一切材料皆不缺。政府答應執行此工作，真叫人高興，即使有更多的牧師來也不會有危險。

自從總督與議會由巴達維亞的來信，提到關於要指派一名傳教士到本島北方的雞籠或淡水，到目前已過四年，但至今我們連傳道師到該區也感到困難，因此，我們再度提出此問題，相信閣下將會將此地之事放在心上。雖然由神父(註十六)的指導，但是有一部落的人已經信仰真理，住民一面很虔誠的，一方面開玩笑的詢問我們，是否我們為真的基督徒？因為我們並無禮拜的儀式，或帶他們認識真理，或為

其孩子們洗禮——而後者，事實上，他們相當誠懇的要求我們。對此事我們可以報告很多。許多在北部地區的人已經能閱讀西班牙文，使用羅馬公教(R.C.)傳教士有關宗教及其他的書，因此，將可有幾名學校教師使用於此，如同以前所做的。

我們更詳細的說，一些淡水人不止一次來要求我們，為三、四個荷蘭人或基督徒的孩子洗禮，而這些人並非當地住民。我們與傳教士商量的結果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也得報告，說中國人已經在本島的這個地方開始開墾，顯示出他們相當的熱心，為了耕種，這些中國人也進口了一些水牛，顯示出他們全心注入其工作的好徵兆。

關於荷蘭語的教育仍然熱心的進行，荷蘭語的小冊讀本確定會帶來相當的幫助。

閣下們又命我們作一個關於牧師尤羅伯離開此島時，已締結和平的部落的名冊寄給你們。據我們所知，這種名冊在牧師尤羅伯居於此地，他及任何長官均未作過。

首先作成此種部落名稱表的是長官Le Maire，在一六四四年春，當時Overtwater是島上職務第二高的人，他回憶到，經由長官的認知及同意，這是一個帶有幾分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對那些受命要描述這些部落的人。而目前已經找不到這些工作的紀錄，這要歸於Overtwater的疏忽，他在接到第二個最近部落的描述記載後，將他的老紀錄毀掉了。第二個包括諸村最近的紀錄作於一六四六年，為長官Caron要Overtwater……，關於淡水、噶瑪蘭的描述亦在名冊上。Overtwater加上一些他去日本不在臺灣時，所平服締結和平的部落，他所不知道部落的名字。依Overtwater的記憶，在

一六四五年並未製造此類名冊，因為若有的話，此類文書一定會保存在長官Caron處。然而，在大員有一六四七及一六四八年做成的名冊，我們回此信一起寄往。

為了儘可能達到閣下們所交付的事，我們將依我們的判斷陳述尤羅伯在與部落締結和平的成果是多少。

首先，當長官Caron離去時，依其計算，知道有二百一十七個部落，大部分與我們締結和平條約且維持友好關係。但這二百一十七部落並非完全締和，其中有十二個部落的居民到別的村去居住，大部分於南部，有一些在北部，將此扣除，則有二百〇五部落。另外尚有二十八個卑南(Pisanian)或南部部落必須加上計算，因此，在長官Caron時期共知道有二百三十三個部落，如我們所陳述的。而這些部落，如同目前一般，雖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與我們締約，和平相處。

最後臣服的部落，位於山中，而較早臣服的部落則在盆地或散於西部沿海。這些地區，由北方到最南方，這些人均很友善，甚至東岸、西岸的村民也大部分臣服我們的命令。因此，目前我們所知道的部落……，其中有一半是在長官出發時已臣服……二百九十三個部落中有……締結和平，(註十七)但我們希望北季節風開始時，他們之中將有更多臣服於我們，而且也儘能去找尋別的部落。

最後，對此事我們不會進行的太急躁，我們知道這些部落締結和平是需要花時間的。我們亦知無法馬上獲得他們的信賴，並注入新的精神。雖然尤羅伯強烈抱怨關於新港社的是，害怕這些居民可能爆發叛亂。但是，當我們的長官的好消息愈來愈多的時候，特別是新港社，顯示事情是可以期待的。

的。

順道，我們可以觀察到牧師尤羅伯的陳述無根據，我們由下列的事情可知道，最近有許多新港住民到學校教師處，要求一系列荷蘭人的名字，他們希望在將來可以使用之，並丟棄自己的姓名而使用我們的。進一步，他們決定此後在禮拜日他們將穿荷蘭式的衣服，若有人沒有做到，每次將自願性的罰二便士（two pence）。他們是完全自願的，不受壓迫，我們並沒有一絲干涉或引誘他們。另外一個事實，土著少年相當努力和高興的學習我們的語言，因此，我們不得不如此推論，這些村民對我們的統治相當滿意，特別是當他們採用我們的語言，用我們的方式穿著，使用我們的姓名。

回到我們所講的主題，我們宣稱尤羅伯沒有資格說他有平定淡水（Tamsuy）、雞籠（Kelang）、葛瑪蘭（Kabalan）附近的部落，及東部靠近卑南（Pimoba）的地方。他本身從未到那裡去；那裡的居民也從未與他或者是我們的其他部落有來往。他們僅在有事時而直接到城堡來，因此，尤羅伯也僅僅在偶爾之間聽到他們的名字。

這些部落的數目一共有一百三十三，在卑南有三十六部落，在葛瑪蘭有四十七部落，在淡水有五十部落，總共部落一百三十三個。

這些之外，加上瑯嶠，是在長官Traudenius的時候，用武力臣服，但是只有在長官Le Maire的時候才真正臣服我們。那是在尤羅伯離去以後。其數目有二十個。

在征伐前——尤羅伯已經離去以後——位於山中的部落，Pagawan, Tidakian, Kinitavan, Siroda口經臣服。
Pagussan 十一

Sirodase 十四

Tidackjane 十一

Kinitavance 十

總共有部落三十八個。

此外假設半數在Toetsicadanse、Dalissicanse山谷的部落（註十八），在尤羅伯離開的時候才知道，我們相信事實也是如此。這裡的全部部落一共有二十個，其半數為十個。

如此我們得出結論，我們所知的所有部落及我們所控制的，沒有帶有尤羅伯的吹牛，一共是二百〇一個。這些由前述二百九十三個部落減掉，則為九十二個。總共如前所數的二百九十三個。

因此，我們僅需要提到此九十二個部落。其中有三十四個部落，叫阿東（Asock）、Bobarien及一些部落，名單位於一起寄去的名單的最下方。屬於北方部落，在尤羅伯離去以後臣服我們。加上三個南部接近麻裡麻倫的小部落，其住民由山上移到平地來定居，加起來有三十七個部落。由上述九十二個部落減掉三十七個，剩下五十五個可能是尤羅伯服務時所平服部落。而對於平服其他二百三十八個部落，一點也不需要尤羅伯的幫助。

事實上虎尾壠、貓兒干（Batsikan）（註十九）、Abasje、Dobale、東螺眉內社（Dobale-bayan）（註二十）、Ballabis、林（Takkais）、Saribolo、東高呷（Turchara）（註二十一）、大武郡（Tavokol）、Taurinak是因與我們發生一些衝突或戰爭以後，害怕我們的武力而臣服我們。這發生於Traudenius當長官的時候，但是稍後的攻擊是由Lamotius領導，因此，尤羅伯一點也無法分享此次征伐的

功勞。從五十五個部落減掉十一個，只剩下四十四個。

而剩下的部落，也並非我們以和平或溫和的方法去征服。我們無法確定是否由尤羅伯使他們臣服，或是他們的臣服沒有用到武力或其他強烈的手段。難道不是我們的部隊，在Adrian Anthonius的領導下，加上砲兵的掩護，攻擊麻豆，使得許多部落的人民充滿恐懼，知道他們也無法避免，之後，他們其中很多臣服我們？難道不是前述的隊長以同樣方式前往攻擊卡拉揚，讓他們害怕我們的名字？如果我們必須將所有的功勞歸於尤羅伯，那很明顯的，我們的長官在其執政的時候，將會沒有甚麼值得讚美的。他們的指導、建議、關心將會不值一文。

又，在一六四一年十一月的事情也是同樣的，大約在尤羅伯離開的前兩年，我們前往攻擊虎尾壠，只有九個部落，新港、大目降、蕭壠、大武壠、麻豆、目加溜灣、多羅國、諸羅山、Takapulung一起與我們參與戰爭，其餘部落的居民若不是仇視我們，就是不確定的朋友。

其他對我們所提出的更無法反駁的事實是，在他離去以後……在Traudenius的時候，——依我們所知——尤羅伯在福爾摩沙居住十二年中，而在長官最嚴厲的召喚之下，許多部落中只有十四個部落代表參加議會。這些部落的名字是在北方的新港、大目降、蕭壠、大武壠、麻豆、目加溜灣；在南方的大木連(Tapouliang)、萬丹(Pandandange)、麻里麻倫(Verovorong)、放索(Pangosia)、Takrian、茄藤(Katia)、Sorrian、力力(Netrec)。

如果這些事情如同我們所提的——而事實上是如此——毫無疑問的在神的祝福之下，這些人仔細、細心、有技巧的處理

許多事情，有足夠的能力，如同以前一般來處理事情。一點都不需要尤羅伯來干涉不屬於他自己管理地方的事。

候補牧師阿勒豪夫，他的薪水每月六十盾，要求提高到八十盾每月，宣稱少於此，他將不為公司服務於南部地區，如果此薪水的提昇不被允許，他將回到他的故鄉。他提出的另一個條件是，在南部為他蓋的房子，不許別人來共住，甚至牧師也不許。雖然我們相信將不會有牧師到那裡。

雖然我們了解，通常不給候補牧師如此高的薪水，但是我們承認他值得，因為他的教區大於福爾摩沙上任何其他牧師，他對超過七十個部落執行行政事務，而且讓我們相當滿意。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居於本島最 unhealthy 的地方，這在大員的任何人都知道。也必須提到，他不希望被調離南部，雖然那裡的工作幾乎是超過他一人所能負擔。因此，不管是牧師或是教務會調動他，都將會對當地造成相當大的損害……

75. 大員宗教議會(Consistory)給印度總督及議會——熱蘭遮城一六四八年十一月三日

給最尊貴公平的總督Cornelis van der Lijn及其議員。最尊貴誠實的先生們：根據閣下們的指示，我們馬上——正如我們的義務一般——把捍衛我們光榮弟兄的榮譽，作為我們的工作，來辯護尤羅伯的輕率的攻擊。

確實，哈約翰相當勤勉的事實與日俱增。問答書的編輯是如次的成功，許多宣教書和教化的短文，特別是他將聖馬丁(S. Mattheu)福音翻譯成福爾摩沙語，均非不適當的羨慕與嫉妒可以反駁的。雖然，有一些他的計畫並未實行，但，

至少工作沒有退步，而且，遠比尤羅伯在台灣時更加進步。

我們詳細的檢視所有福爾摩沙的教會與學校，雖然不希望學習尤羅伯的樣子，用自己的鐮刀去割別人的穀，（註二十）但希望能完全達到閣下所提到的目標。

期間我們宣稱——依閣下們的同意——如果尤羅伯比較由他執行的小琉球（Lamey）的女人的婚姻，以及傳教士們每天為了執行此種婚姻，由新港被招來此地的案子的話，他將不會抱怨新港的小琉球人被遷到大員是錯誤的（註：原文不明（悲傷經驗……教導我們，縱使有良好教育，也會因為壞教師、經常的中傷者，而帶來失敗。

閣下除了對我們如父親般的照顧，為了我們的健康建造磚屋，並承諾永遠讓我們使用，激起並增長我們對精神工作的熱誠；此外又給我們特殊的恩惠，贈酒及奶油給我們做禮物，讓我們感到相當的滿意。我們以最恭敬、感謝的心來接受閣下的好意及禮物，並向閣下保證，我們將會永遠的努力來完成交付的工作，如此，閣下值得讚賞的企圖將會得到實現。

因為一個好意經常會誘發另一個好意，我們期望，在將來閣下會如同今年所做的，提供我們學校所需要的必需品，現在我們向閣下提出一份清單，閣下將會詳知。

願賜予國王統治、王子執行司法的全能的神，賜予你祂的聖靈，引導你執行你最重要的任務，如此，所有你的睿智與執行，將會傾向你臣民的和平，我們敬愛的國家不斷的福祉，特別是擴張我主以及救世主基督耶穌的精神王國。——你最謙卑服從的僕人。臨時議長范布鍊，臨時秘書倪但理，長老范堡（Antonius Hambroek）、Eduard aux Brebis、

Philippus Heylman、執事 Cornelis van Dam、Louis Isacksz.

76. 臺灣宗教議會給阿姆斯特丹中會（Amsterdam Classis）大員——一六四八年十一月三日

此信是回答本卷第七十二號的信，只有其內容的下列摘要呈現在Grothe的Archief第二冊第一百八十七頁（註二十三）——作者宣稱他們確實注意到在異教徒之間真正基督教信仰的擴張，及他們被尤羅伯不正確的控告。他們抱怨，尤羅伯不僅懷疑神對福爾摩沙教會的祝福，也懷疑Happart和Bavius（註二十四）對服務的榮譽和忠誠。他們指出尤羅伯對福爾摩人所提供不完善教育所帶來邪惡的影響，相反的提出他們自己的好成果。他們描述目前福爾摩沙教會的情況，提出福爾摩沙的孩子們成功的被教育荷蘭語。他們訴求阿姆斯特丹中會能做為他們名譽的防衛者，他們會在此信中提出的任何文件，並於明年寄上其他證物。他們要求我們送三千本祈禱書、二千本教義問答書、一千本Joseph的歷史、一千本詩篇的書、一千本福音、五百本年青人之鏡、五十本聖經的歷史、五十本敬神的行為（Practice of Godliness）。

77. 大員宗教議會給阿姆斯特丹中會在印度的委員會（Committee）——大員，一六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尊敬、熱誠、睿智、謹慎以及最有學識的弟兄們：自從上次和閣下通信後又過了好幾年，我們幾乎不能知

道原因為何，當然不是怠慢或是不情願，而是我們認為在巴達維亞的弟兄們將會細心的告知閣下有關於我們的事，因此，雖然我們的信不增加閣下的負擔，但我們仍認為是多餘的。

然而，因有特別狀況之故，我們膽敢向你們寄出此信。許多關於基督教在福爾摩沙衰退的對我們的指責，這些指責是那樣的不能接受，因為他們缺乏真實性，而更讓我們吃驚的是，居然有人相信之。

阿姆斯特丹當局的董事們宣稱，在給印度總督及議員們的信中，牧師尤羅伯說到，關於福爾摩沙異端改宗基督教之事並未被重視，而這之前多年相當勞苦和困難的工作，已有相當的退步。巴達維亞的弟兄告知我們，在閣下的信中也提到相同的抱怨。

期間，讓我們驚奇的是，像某些私人非難基督教會於福爾摩沙的情況，大聲抱怨牧師的不足將會使過去的努力成水泡。於尤羅伯離去後，一整年沒有舉行禮拜式，現在的工作者努力的是，如何推展新的事情，而不去注意以前在此採用的方法，因此，若不採用其他方法的話，在此島的基督教教化，將如同剛開始傳教時一般的不進步。

目前，我們得知這封抱怨的信的內容摘錄於今年的阿姆斯特丹舉行的中會中被宣讀，由此，閣下——敬愛的弟兄——對於神恩寵祝福的福爾摩沙教會，宗教議會的名譽及我們所有忠誠的服務和對基督的熱心已經被懷疑，僅特別舉出一點，牧師哈約翰及巴維斯(Joannes Bavius)——他們的身體在此受相當的傷害而犧牲生命於此——已經被中傷了，因此，我們不能保持沈默，必須澄清事實，而不允許如此有才能和價值的弟兄成為尤羅伯中傷的目標，而是應該感謝，特別是哈約翰

在環境如此不理想的狀況下，持續的推展工作。

我們敢向全世界證明，尤羅伯所宣稱的，在福爾摩沙這些未進化民族的基督教傳播工作沒有進展是完全虛假的，他宣稱這些使我們花費相當勞力和關心的工作已落入衰微的狀態，並非實話。進一步，我們可以證實，在尤羅伯未離開福爾摩沙之前，對於基督教的宣傳工作並未受到適當的重視。為證明之，讓我們將尤羅伯時代的教育形式及其結果，與現在來做個比較。

尤羅伯在本島發展基督教，所用的教育器材是祈禱集、問答書、說教集、禮拜文和廣泛的單詞。

祈禱詞包括主的祈禱(使徒信經、十誡)、餐前餐後的祈禱、早晚禱、若干短的讚美詩。這些在荷蘭印刷，以下列的書名被送到此，"Robert Junius, Padre qui Deos(尤羅伯在解說先知和使徒所用教名)為教育部落基督教兒童的入門書，在得夫特鎮(Delft)印刷"。

如眾所周知，小問答非常簡短，而且編的非常馬虎。而大問答書在尤羅伯離去後，幾乎沒有人使用，只有數位教師接受此編纂物的教育。

說教集在尤羅伯離去前及離去後，他們有三種說教集每週日在部落中閱讀，此三種是，即關於詩篇1.15、(註二十五)詩篇CXVI.12(116.12)及關於十誡第一誡的說教。

禮拜文包括洗禮的定則及結婚儀式的定則和一些祈禱文。

這些是尤羅伯在福爾摩沙十四年努力的全部，在他離去後留給我們的一切，而他卻毫不猶疑的在其抗議中厚顏的說到，這些，除了非常好及相當有貢獻之外，還有什麼呢？

但由尤羅伯信中錯誤的主張，您不能認為他的編纂物仍在學校中使用。毫無疑問的，哈約翰有很好的理由宣稱尤羅伯的問答不適合。所有他的作品是用最馬虎的方式編纂，不能供給福爾摩沙人健全的糧食，而是給他們疾病、不健康，總之，基於如此不健全的基礎上，我們難以繼續建構工程。

因此同意——在所提的問答於宗教議會全員詳細討論之後——同意牧師范布鍊、哈約翰應該編纂另一個為福爾摩沙人使用的問答或定則書。因此，以荷蘭的問答書為模式，范布鍊編輯第一、二部分，哈約翰編輯第三部分，關於基督徒的感謝，全部用簡潔、清楚的短問。

這些福爾摩沙語的作品，取代尤羅伯所編纂的教義問答，而於學校中使用。但鑑於此對年老者可能負擔太大，而尤羅伯的教義問答絕對不適合此目的。倪但理於去年開始工作，對大問答加以刪減，以適合年老者的記憶力。

關於尤羅伯的禱告有兩種：有些由荷蘭語翻譯，但大部分是他自己依福爾摩沙土語所組成。

第一類為已經加上主的祈禱、信經(Creed)及十誡。在這些中，尤羅伯的翻譯經常很不適合，我們難以確實說出他的意義。當然有些字做為一個有教育的人來說，是不可原諒的。例如，他無法區分祈禱(prayer)和懺悔(confession)。因為我們在他的小入門書中以「我們讚美您的名字(Hallowed be Thy name)」來取代「您的名字是神聖的(We praise Thy name)」，為使此能夠完美，哈約翰不得已必須附加其他的禱告詞。

其餘的禱告詞——有充分的證明為尤羅伯所寫——一直被認為並未含重大之事，雖然其將被使用至今年，期間倪但理在

數位語言學家協助之下，將目前於學校、教會所需要的禱告詞，依相同的方式翻成福爾摩沙語。

倪但理也處理了有關洗禮、結婚的儀式。這些到目前為止，與祖國有相當的差異，不像荷蘭的任何社區所使用，而且其語言曖昧，難以了解。

關於尤羅伯的三個說教，當我們想到尤羅伯的良知怎麼允許他離開，而留下如此貧乏的東西給他的信仰者，常讓我們感到面紅耳赤。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懷疑，是否尤羅伯曾寫出真正價值的說教？因為我們不敢想，他會忽略如此重大之事，且同時奪去饑餓的福爾摩沙人的糧食。

牧師哈約翰加上五個說教(sermons)，也加上問答書(catechism)第三部分，一些祈禱詞及一些歷史問題和有關Aldegonde 的諸問題。特別主要是將馬太福音(Matthew)翻譯為福爾摩沙語言。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但成功地完成，受到使用它的人的讚美。因此，我們有自信的說，光是此工作，已經足夠可以反駁那些懷疑他不滅的熱誠及努力勤勉的說法。

候補牧師阿勒豪夫已經寫了九個說教(sermons)，主要是針對信仰教條。

關於部落的教育教條，是用尤羅伯所介紹的，一直到去年。但是對於教育年青、成年人的時間，已經增加。另外，不論男、女，依每個部落的需要而劃分團隊。新港社分為五組，目加溜灣分為五，大目降分為五，蕭壠分為十，麻豆分為七，大武壠分為五。所有這些人上學校，每組在自己的星期到學校，男人在早上雞鳴以前到學校。

在尤羅伯的分配之下，教授祈禱和問答兩個沙漏

(Glasses)時間，即為一小時。女人則在午後四時接受同樣的教育，時間相同。孩子們——目前之數大概是以前的兩倍——在天亮後一小時到校。教育間時為四個沙漏鐘，即兩小時。

關於尤羅伯在部落傳道的說教集，據別人告訴我們說，他並沒有針對基督教原理加以說明，只敘述他們的犧牲，反對他們的風俗習慣的主張。我們相信此敘述，部分是因為如果接受此教育，我們並未在福爾摩沙人之中找到有符合期待程度智識的人，部分是尤羅伯所留下來三個說教(One predication; three sermons)，做為相當大的寶物，也為他博得同等的聲望。

又，關於禮拜的外在形式，也有許多不合規矩。如，當尤羅伯進入教堂，所有的人必須站立，並向他鞠躬；在孩子受洗時，沒有父母在場，也沒有見證人在場。關於婚禮，並沒有如一般舉行公開儀式，就舉行結婚典禮。

我們已經指出尤羅伯在大員及其離開不久時，有關福爾摩沙人的改宗工作。你們可以輕易的推論出，此教育並沒有豐富他們的思想，而僅加重他們在記憶上的負擔。因此，我們結論荷蘭方面所聽到關於尤羅伯的陳述，除了吹牛之外，無他。

但是，無疑的，在尤羅伯離去之前不久，他集合了數個部落的五十名青年土著(Young native)，在他蕭壟的房子，依其大問答書中的內容，向他們解釋有關基督教的基本原則，此事，我們已經提過。不久之後，這些青年在不同學校協助荷蘭人教師，希望藉由他們自己的人，而讓大眾教育更有吸引力。

不管尤羅伯如何努力的想使此工作看起來很好、有希望

，但是此計劃完全失敗。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因為縱酒、姦通、私通、竊盜及其他邪惡之事，而解除職務。他們其中有一些甚至現在被關且鏈起來。

我們提到此，並非在控訴尤羅伯註定在神的手下受難。但只是希望對一位不要臉的人，他竟不遲疑，且大膽的在他的主張中說只有這些老師，才是防止福爾摩沙教育衰敗的唯一方法。

尤羅伯每一或二週為這些人舉行聖餐儀式也是真實的。但是，牧師巴維斯，一個在洗禮上最努力追隨他的人，也在此事上未接受他的指導。這些教會新成員的道德狀況，僅是讓人感到羞恥而已。

我們無法詳細的說明數千人接受洗禮的狀況。我們只能說，敬愛的弟兄，我們感謝神，這些人並不是由我們所洗禮的。因為牧師尤羅伯將不會否認，這些人僅在記住教義問答以後就給與洗禮。至於他們的道德生活，如果充分的考證我們派駐各部落的荷蘭人的證言，就可以確認，雖然此荷蘭人可能不知道任何人，不，應該說，確實不知道任何人。

另外，也經常發生，住在山上的人，被用各種方式引誘下山住在山谷或平野間。這些人相互混合，在同一地方講許多不同的語言。其結果之一是，按照以往例行的事情，這些人僅由記憶的方式來學習尤羅伯的問答書。而在學習時，他們的行為如同鵲鳥般的複誦告訴他們的話。而這些人接受洗禮，因為牧師倪但理告知我們，遇到一些用此方式受洗的大武壠人(Tevorangians)。

進一步，尤羅伯對於他的新基督教徒的命運並不很關心。我們可以由兩個在他家接受教育、指導的小琉球

(Tamey) 婦女的例子看出，他將其中之一嫁給他的一位黑人僕人；另外一位嫁給一位沒有受洗的中國人。一個小琉球男孩也必須做為一個 Catfir（註二十六）的僕人。由這些，你可以對尤羅伯十四年服務的結果輕易的下結論。雖然這些結果不完全卑劣，但是我們可以斷言，此決不會達成我們對他長期服務後的合理期待。

說完這些之後，我們將停止此主題，但希望你指出，這裡的教育不斷的進步，且利用各種機會推進之，我們利用此機會向閣下清楚、詳細的說明目前我們學校和教會的狀況。

我們首先想說的是，沒有文化的虎尾壠人的臣服對公司才有利益可言。經驗告訴我們，僅用武力無法達成此目標。牧師范布鍊在一六四四年前往該地——別忘了，他是以牧師的任務被派到該處——現在，在兩年半之內，他不僅是完全平服此地，而且也使這裡的人過著和平而溫和的日子。

不僅如此，在這裡建立六間優越的學校，學生們對於祈禱、信仰信條、十誡，為虎尾壠人使用的小問答，及讀和寫相當熟悉，如果要說真話，我們必須誠實地說，他們是超過福爾摩沙的其他學校。

進一步，牧師范布鍊努力於學習虎尾壠語，並編纂一本虎尾壠語字典，此編纂可以證明他的不懈的勤勉。

雖然所有的比較是令人嫌惡的，而為了贊揚有成就的弟兄，我們在此再度斷言，虎尾壠經過十四年仍然沒有平定——而這些，有許多方面必須歸諸於尤羅伯——由於范布鍊的處理，在三年之內已經變成有希望、有成果的狀況。而對於此地土語的熟悉也支持其信用，同時，我們卻仍難以了解新港語

的原則。

讓尤羅伯自己比較他不慎重，不寬容的主張，說范布鍊在虎尾壠每月享有一百盾，除學了語言外，沒有做其他的事。

北部的工作非常值得贊賞的，目前由牧師花德烈相當努力的承續著。願我主賜給他健康與智慧，並賜福他的工作。

其他的部落被分做兩組，蕭壠、新港、目加溜灣和大目降由牧師倪但理處理；麻豆、大武壠、哆囉國、諸羅山由牧師范堡負責。

去年，對於教育兒童，規則各部落完全一樣。早晨到中午，午後由四時到傍晚（van vier tot den avond），（註二十七）命令父母送其孩子到學校。完全依據荷蘭的方式。

從去年二月起，這些學童開始接受荷蘭語基礎的教育。我們做一試驗來看，此光榮的計劃是否可以完成。到目前為止，從未聽說過，可以教育別的民族或人民說我們的語言。而此試驗證實如此成功。從一開始，我們就認為，如果對此企圖持續的用適當的熱心和努力，我們會得到我們所希望的成果。

我們根據的是，福爾摩沙人民有優越的記憶力。讓我們感到相當吃驚的，他們能毫無困難，熟練的發音。他們也很快樂學習我們的語言。由此，我們可以確信，我們將不會缺少有能力的學校教師，因為這些年青人將藉由不斷的與我們聯絡，而輕易的保持相當的知識。

在每個第四週，年長的人到學校來，在週一，他們必須集合來複誦他所學的。在這場合，天亮以前，他們到校四沙漏鐘時間，即二小時。婦女在傍晚，有四漏鐘時間接受祈禱

與問答的教育。

禮拜日，為人民說教(sermons)，而經常由牧師倪但理來講道。他最近開始進行一系列全問答分析式的講道。每週日，由這些說教中提出一百個短問答，由一些人在全體人員前測驗。此方式也由別的學校教師在別的部落進行，至今已經完成七個這種說教。

進一步，大約有三十位Davoken 男人及三十位女人，最近由山上到新港附近來學習背誦祈禱和問答，而他們目前已經準備接受洗禮。

敬愛的弟兄們，這些是我們在福爾摩沙的學校和教會最近的狀況。而我們相信，且有信心，在短期間內，我們目前熱誠、努力的牧師們將會帶來更大的進步，因為他們開始比以前更重視心智(mind)的啟發，而不只是重視記憶。

因此，我們希望進行的事能清楚駁的證明，對於基督教在此未開化民族中的進步給與適當的注意，而我們以前已經花費相當勞力的努力，決不會沒有收穫。

但在同時，你可以由此活生生的圖像中判斷尤羅伯的性格是什麼，他的確一度讓基督教世界有深刻印象。但目前，開始懷疑他不正義而得來的名譽，尤羅伯努力的以打擊其弟兄來維持名譽，不僅如此，因為他察知其虛偽的光榮是相當虛幻的，他毫不猶疑的會將其同僚的功績歸於己有。

我們也無法忍受的通知你，關於我們對尤羅伯的無恥的不滿，他在幾封信中，不誠實的，且沒有愛心的中傷他的弟兄和我們的權威。而被中傷的人，有些對我們的教會有功勞，有些現在仍然為教會做良好的服務。

現在，我們最誠懇的要求你們，敬愛的弟兄，在我們不

在的時候，保護我們的名譽。為此，我們相當希望我們的通信能夠全部在大會(synod)中宣讀，如此，可以在控訴我們的地方，證實我們是清白的。如此，你們對我們將會有很大的幫助，也表示相當的親切。

但是，為了要向大眾證實我們的清白，我們決定在明年將我所提到的所有文件寄給你們，及一些補充此文件的必要證據。

進一步，我們要求你們相信並期待，在將來我們將會盡所有神賜給我們的力量，來增強、擴張我主，救世主耶和華的王國。為此，我們熱誠的請求你在祈禱的時候，記得我們及我們的努力。

但是，有另一主題，有很多理由使我們認為最好一提，即尤羅伯向公司的董事要求，在公司花費之下，訓練一些牧師，或候補牧師學習福爾摩沙語言，更確定的說，是新港語。

雖然此建議我們並非反對，但依我們卑微的想法，此事若進行的話，這在荷蘭無法達成，但在福爾摩沙則有成功的機會。尤羅伯如何執行此計劃？藉由互相溝通或是文法教育？每個人都知道，關於相互溝通在荷蘭是不可能的。而文法教育是麻煩、困難，而且花費許多時間的。此外，我們相當確定尤羅伯對新港語的基礎認識並不足，否則，為何他沒有引導他的學生倪但理試著在福爾摩沙進行此計劃？另一個必須考慮的是，在福爾摩沙的牧師只需要一、兩位有新港語的知識就可以了。別的地方的居民講不同的話，而這些話與新港語不同，縱使是有相同部分，也是一點點而已。

但是，我們並非否定尤羅伯的話——因為那是確實的——在

福爾摩沙服務的牧師不懂得此地語言，是無用的，且不能服務。另一方面，雖然他們可能不能不用此地語言溝通，他們對於學校的服務，建立規定維持道德，關於在形式上的對神的服務，雖然不是主要的，但也有其重要性，甚至與他們熟悉語言般的有用。在虎尾壠地方就是一個例子，在那裡，雖然時間很短，但成果確實讓人相當滿意，這對我們來說，似乎無法否認的事實。

最後，如果依閣下的睿智及斟酌，反對尤羅伯對董事們的建議，這將會對我們的教會有很大的服務，而且不會傷害到公司的利益。

臨時議長Simon范布鍊：臨時秘書Daniel倪但理；長老(elder, ouderlingen)范堡、Eduard Aux Brebis... 執事：Cornelis van Dam、Lowij Isacksz

78. 摘自阿姆斯特丹中會會議紀錄——一六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已經告知尊敬的中會的委員會，尤羅伯曾經在此。他告知我們最近將由東印度送來一封對他嚴重控訴的信。他要求我們，一旦此信到達，必須通知他，如此他可以在我們之前辯白。因為此信已幾經收到了，大會決定通知尤羅伯，如他想做任何陳述，他可以在我們的下一次會議中說明。

一六四九年九月六日，尤羅伯出席大會，我們宣讀一封由福爾摩沙教會寄來的信，裡面抱怨尤羅伯和他對十七董事的抗議。信中聲明光榮的教會因為被指控缺乏熱誠及努力，而受到傷害。此聲明說福爾摩沙的狀況不僅沒有進步，反而有退步。

此信進一步指控尤羅伯有許多事言行不一。說他對教會的好處及努力是過分誇大，且用責備的語氣來說。另一方面強烈的防禦福爾摩沙教會的熱誠。而要求此信必須在大會中宣讀。

對此控訴，尤羅伯為自己做了辯護，他簡短的說明他對使這些不文明的人改宗的努力，及在此所顯現的熱誠。同時他抱怨對他相當嚴重且不正直的控訴。

中會，以前只聽過尤羅伯的優越與出色，此也在尤羅伯回荷蘭時，福爾摩沙教會給予完全的證實。聽了他對自己所作的辯護，說明此由福爾摩沙來的信懷有惡意。寫信的人心中並沒有愛，他們偏頗的找尋尤羅伯服務的缺失。

因此，為了避免因為此事所造成的火花危及教會，決定告訴尤羅伯，教會仍然認為他是一位正直、熱誠的牧師。所有的成員真誠的感謝他為教會帶來的服務。也希望他不要把反對他的控訴放在心上，且寬恕忘記它，不要再提起此事。尤羅伯宣稱他極願意如此做，也給我們承諾。

對於在福爾摩沙的弟兄，中會的委員寫信通知他們，提到他們的信件造成許多遺憾，信中內容與尤羅伯由福爾摩沙帶回來，對他極度讚美的證詞完全相反。也提到中會擔心他們的信件會造成胡鬧的根源。中會人員進一步的指示說，委員會進一步的指示說，福爾摩沙的弟兄不應再強調他們對尤羅伯控訴的重要，更不要加強證明此控告的證據。因為此只會增加麻煩，繼續的通信不會帶來好處，相反的只會帶來傷害。

79. 阿姆斯特丹中會給大員宗教議會

尊敬、熱誠、有學問，謹慎的基督教世界的同工：

我們已經收到一六四八年十一月三日的信，其中辯駁到你們已經好幾年沒有寫信給中會，因此經常要求巴達維亞城的弟兄告知我們有關福爾摩沙教會的狀況。雖然他們如此做，我們會很高興，但是如果將來，你能繼續與我們通信，我們相信此將會帶來好處，相反的，我們也樂於繼續與你們保持通訊。

如果閣下的第一封信包含更多的愛，我們將會更高興。當閣下寫信反對你的一位弟兄及同為神工作者，閣下的筆從來沒有如此惡毒過。尊敬的尤羅伯多年以前回到荷蘭，帶回東印度教會極端讚許的證據。這些證據讓我們及尊貴的watcheren大會相當滿意，基此理由，我們感謝他忠誠的服務。目前他在得夫特中享有極好的名聲。

我們相當高興的從你們的信件得知，你們對於在福爾摩沙未開化的俗人之間，介紹基督教義的工作，充滿著熱誠與值得尊敬的努力，及神相當的祝福你們的熱誠。我們感謝神的仁慈。我們禱告在將來聖靈會與你們同在，對於你們拯救許多靈魂的工作給予無限的祝福。

但是我們也感到遺憾，你們輕視別人及貶低他的服務，忘記了他在你們島上第一位改革先鋒之一，他在那裡引導了許多無知的異端由黑暗到光明。此人也有相當的外語能力，即是那邊所說的語言。我們相信這些是事實。因為他在福爾摩沙待了十四年，且根據給他的第一等讚美的信，他花在那裡的時間是有價值的。

你們在信中也抱怨尤羅伯懷疑你們的熱誠及神對福爾摩沙的祝福。但是敬愛的弟兄，你們在信中如何告訴我們？尤

羅伯否認做過此事，最後證實這些陳訴並不是他，而是哈約翰和巴維斯。一六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哈約翰寫信給巴達維亞城的一位長老，提到：

關於福爾摩沙教會的事，自從尤羅伯離去以後我的感受很多，我害怕已經開始的工作將不會進步，相反的會退步。現在的目的似乎著重進行新的東西，而沒有去把握已經有的。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及尤羅伯最先服務的地方，似乎已經荒廢了。我是這些地方的監督，但是我只能做一點事而已，部分是因我不熟悉這裡的語言，部分是我不斷的生病，而且必須參予城堡中荷蘭人的服務。去年，這些部落的居民無法聽到一場講道。他們經常是由學校教師來指導。這些教師的生活經常不規律，因此，我害怕如果沒有送大量的牧師來，也沒有採用其他的辦法，基督教僅能停留在最初階段。

一六四四年十一月九日，牧師Bavius也抱怨由尤羅伯組織的蕭壠宗教議會的功能已經停止，長官宣稱他不認為此宗教議會是必要的。候補牧師Merkinus受到一些住在該島人物的干涉，放棄他工作的地區，而被指派到新港來幫助牧師范布鍊。范布鍊他不懂任何當地語言，卻堅持對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擁有完全的權威。

在同一信件他說：「一個重大的日蝕，黑暗了福音的路程」，進一步他宣稱：「相當害怕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這光輝的工作不僅會退步，而且會完全放棄」。

親愛的弟兄，對此你如何想？當你在控訴尤羅伯時，是否站錯立場，好像他努力的矮化哈約翰和巴維斯好的服務，然而這兩位牧師卻做同樣的抱怨。並不是像控訴上所說的，

尤羅伯在大會(Synod)上宣讀哈約翰的信，而是在大會的要求之下，沒有知會尤羅伯，由另外一位牧師宣讀，對於此你已經相當的認知。

進一步，您在信件中通知我們此事，及關於尤羅伯住在福爾摩沙時所用的教材，而抱怨此教材如此不理想。親愛的弟兄，我們應該有的愛的形式是，高興別人好意見，用最好的方式來解釋之，我們對待別人的態度，應如我們希望別人對待我們的態度一樣，特別是有關人的好名譽，人曾經努力、熱誠於神的工作。想想尤羅伯及甘治士曾經是忠誠的牧師，在福爾摩沙的先鋒。萬事起頭難，他們必須依這些未開化人民的年齡、時間、能力來進行他們的活動。漸漸的，我們才能達到完美地步。而尤羅伯的工作，經證實不是白費的。

最後，最親愛的弟兄們，在敬畏神之下共同參予此事，我認為所有的爭論必須放棄，所有的爭論應該在愛的名稱之下消失。任何一方不應該再寫信提到任何關於此事，來延續爭論。否則，神的教會——特別在他們仍然脆弱的國家——將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你們提到將會寄來你所宣稱有關此事的進一步資料，但是我們認為此事是不須要的，因為此將會給你們帶來更多的麻煩，此種通訊不會帶來好處，反而帶來傷害。同樣理由，我們要求尤羅伯不要回答你們，沈默的面對之。我們希望你們將來不會在信中提到此事，因為我們相信此會引起更大的麻煩，我們的敵人將會有理由來嘲笑我們。

親愛的弟兄，要接受我們的勸告，保持和平與團結。如此，你們將不會被懷疑熱衷於報復，有野心，愛好爭吵等基

督徒應該努力避免的事。讓我們肯定的說，我們相信你們的熱誠，你們的忠誠，你們良好的服務及努力的結果。

我們相當高興的看到你們的熱誠和努力的結果，我們贊成你們擴大基督的王國於異端中的教育方式。也讓我們相當滿意的知道，我們相當成功的用我們的語言教育福爾摩沙的孩童基督教教義的基本原理。

關於你們希望寄去的書，董事會已經通知我們，各類相當大量的書、紙、筆已經於去年送往巴達維亞城，毫無疑問地，你們現在應該充分的享用這些東西。此後我們將會注意，不時的寄送你們所需要的東西去。

東印度事務主任 Eleazar Swalmius. 臨時秘書
Fredericus Kesslerus.

80. 熱蘭遮城決議錄——一六五〇年四月六日，星期三

不久以前，牧師倪但理提出一份購買一百二十一頭耕牛及附屬物費用的計劃書帳目，這些耕牛是依倪但理所提及去年四月三十日的決議錄實行，要給蕭壠村居民來耕種其土地，依此計劃書帳目，共花費三、五四二又四分之一里耳。

在一百二十一頭牛中，有三十頭已經賣給原住民，其他的依照上述決議錄，由倪但理自行擔負風險，若我們同意如下的條件，則由倪但理使用：若倪但理今後因此協議而受到損害，公司將對之補償，同時，對於他所遇到的各種困難亦將補償，決不讓他做一負債者。

在會議中，我們認識到做此事的價值，而蕭壠人已經開始了解犁耕(ploughing; ploegen)，同時也開始會使用牛車

，考慮到不久以前倪但理預借三、五四二又四分之一里耳，並以自己承擔風險保有剩餘的牛，以便乘機以有利的價錢賣給住民，大家一致決議，由公司的財產(treasury)預貸四千里耳，十八個月的無息貸款，同時在公司的帳冊下為倪但理開一個戶頭。

同時同意，當貸款必需償還之時，因為公司的緣故，賣給新港人七頭牛，其價格需記入他們的負債金額下，其數目為三百四十里耳。

在此事情處理後，必須認知倪但理不能再向公司做進一步的要求，而完全自己負風險來繼續其工作。

公司議員利益允許前述的貸款，因為明顯的，此筆錢有相當長時間置於公司的金庫中，不需支付任何利息。

在同一個議會中，被指派為城堡執行聖職的牧師Johannes Kruyf告訴我們與下列有關之事。他要求——依據閣下的命令與決議——如同在福爾摩沙島其他牧師的利益，免除對兩百畝耕地的產物的什稅五年。他說，如果此要求不被認可，他願意接受任何依我們高興與斟酌，別的形式補賞。

現在，考慮到Johannes Kruyf在福爾摩沙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利益，或適用任何方式酬謝他具相當價值的服務，由現在起，決定允許免除他兩百畝耕地的十一稅。……決定於熱蘭遮城堡，上述所提的時間。

Nicolaes Verburg · 揆一 (Fred Coyett) · D. Snouck
哈伯宜 (Gabriel Happart) · Frederick Schedel

81. 阿姆斯特丹中會(classis) 給福爾摩沙
宗教議會(consistory)——一六五〇年十

月三日

……我們適時的收到你於一六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寄來的信，當我們得知，在你的指導之下，在當地社區有關耶穌基督的傳布相當興盛，特別是北部的新港、蕭壠、目加溜灣等部落；我們和你們一樣，感謝仁慈的神，對於你們在那裡對異端的改宗工作，及我們這裡對我國人的工作，給予無限的祝福。我們祈禱神持續的賜福給你及你們的工作。他將用聖靈豐富你的福氣，為了瓦解撒旦的王國，及擴張基督的王國。

另外讓我們高興的是，在我們的教務會議會中(clerical meetings)，聽到牧師范布鍊的報告(他因為神的憐憫，安全快樂的回到祖國)，他向我們報告有關福爾摩沙教會的各種狀況。

但是，親愛的弟兄們，我們必須告訴你們，在你們的信件中提到的大部分事情讓我們感到難過，因為其中，您們只對牧師尤羅伯在福爾摩沙忠誠工作的事情表示輕視，並儘可能的告訴我們說他工作的無意義。你們去年的信件帶給我們同樣的壓力，使我們的心中充滿恐懼，因為我們預見結果只會挑起更多不愉快的事，特別是如果當牧師尤羅伯再度提筆回覆你們的問題，而且他本人也非常想如此做，我們更希望見到能夠中止此論爭，因為這只會在弟兄們之間產生新的衝突。

我們請你們相信，甚至你們的信中也說出尤羅伯是熱誠、努力、認真的神福音的僕人。他持續的對福爾摩沙教會的愛及同情，雖然他無法繼續指導這些教會由幼兒期(最初階

段）更進一步的成長，但他仍然很高興的看到他們——在一群不倦、努力、能幹的人，追隨他的腳步，而且數目很多的在那裡努力工作之下——很高興的看到他們日日對智慧及神的智識的成長。

因此，尤羅伯經常寫信想了解，得知在此異端社會中脆弱社區的狀況，而尤羅伯從來沒有用輕視、卑賤的方式，對我們提及他的弟兄們及工作，不，他一直努力建議我們提供你們的教會更多人員，而且他儘其可能努力於注意福爾摩沙人的肉體及精神上的利益的增加。

可能這會引起東印度一些當權者的不高興，但是我們相信他的目的是正當的，只是要讓這些未開化的人能夠更進一步的接受改革家的教義。

的確，在幾年前大會(Synod)得知你們的教會，因為缺乏人手而落入不好的局面。但是，並沒有提到任何超過有關牧師哈約翰本身所提的抱怨。而此抱怨的目的，除了要刺激各個中會(Classis)及十七董事派遣更多的牧師來之外，無他。

感謝仁慈的神，此建議得到相當的成功，而我們相信仁慈的神將會繼續的祝福我們，因為依照十七位董事上次的會議，將會再派六位牧師到東印度。其中，Arnoldus Blank是由本教會派同此船隊前往。他是一位年輕、有學識的人，過著虔誠基督教徒生活的人。他在Meurs地區工作數年，且獲得很好的評價，並相當得到該區人民的愛戴。

我們希望當下一班船出發時，可以為你們找到另外合適的人，而且我們相信在熱蘭省(Zeeland)的弟兄會在董事會的認同之下，也會派一些牧師前往。

因此，我們誠懇的要求你們，敬愛的弟兄們，在你們以後要寫給我們的信中，為了不要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不再用有低估或輕視尤羅伯的工作的言論，讓我們依循此而達到和平及相互教化。在你的上一封信中，很顯然地心中充滿恨意，你的下筆充滿辛辣。但弟兄們，不要讓我們沒有好的理由而對我們的弟兄生氣，讓我們不要追尋空無光榮，不要惡意相對。而讓我們很謙卑的來想別人比我們好，避免不和諧及虛榮。

我們從來沒有壓抑對弟兄的愛及尋找和平與和諧。對於你們的要求，加上我們的推荐，關於印刷《基督教的規則》(Formula of Christianity)的書給董事們，你們希望用兩個方式來完成之：1. 完全荷蘭文；2. 荷蘭文、福爾摩沙文對照。十七董事已答應你們的要求，因此我們希望，也相信，只要一印好，就會送給你們。

關於在此國家教會之事，目前的狀況很和平、安靜、和諧。感謝神，長期的血腥戰爭已經結束，因此，今後似可在他的葡萄園下或無花果樹下安坐。為此，我們向神敬上最高的敬意。願神允諾，將有助於我們現在及將來的得救。

關於你們要求我們去年送的書，董事們已經答應要提供，你們將會很快收到。但是，有一箱特別的書並沒有送出，因為董事們沒有贊成。因此，你們必須向巴達維亞要求你們需要的書，或者他們會由該地送給你們。

臨時秘書 Matthias Meursius.. 長老 Johannes Rulitius, Otto Simons

82. 福爾摩沙會議致印度總督與議員——一六

五〇年十月三十一日，熱蘭遮城——

關於基督教教義，在牧師們駐紮的諸部落及地區有很大進步，牧師們對開始張開眼睛之人教育予根本教義及真的得救。

對如此繁重的工作來說，傳教士的人數是太少了，如果我們要求之人數無法適時派遣到達的話，我們將無法推展我們的工作到福爾摩沙的許多其他地方。因此，最好是僅對少數鄰近部落施與教育，而非擴張我們的力量到大多數部落的教育，因為這樣，我們將會比以前更多的工作。我們承諾前面的方法將比後面的方法更成功，因為地區太大，我們無法對這些部落每一人進行教育。而我們認為，如果在附近諸部落成功的接受基督教教義的話，基督教福音將會自行影響其他部落。因此，我們相信，藉由神的恩惠，神的語言將會在這些異端中有很好的結果，和結成真正改宗的果實。

所有的牧師對閣下對他們光輝的工作表示關切，又送給他們相當多必要的書，心裡表示感謝。

他們熱心的要求我們提供印刷機，我們相信此事並不會花費太多。無論如何，這可以發展真正的宗教，希望閣下注意他們的熱望，並同意此事。

牧師花德烈已經連續在虎尾壠服務三年，他懇切的要求允許他在此季離開，因為他受了相當大的痛苦，除了喪失他的妻子和長子之外，他也因病而相當虛弱，而發覺自己無法繼續工作，此外，他也受嚴重的脫腸之苦。

雖然我們對他現在微弱的狀況感到同情，但是，因為我們還沒有人可接替其工作，他的突然離開將對此工作帶來相

當的損害，因此，無法答應其要求，對此，他答應再多留一年，條件是如果我們允許他在下一季離開。

考慮到他將居留此地更長的時間，而他已經連續服務四年沒有加薪，即一三〇盾每月。他要求合理的報酬，我們僅能將此要求向閣下提出，若閣下同意，我們將會很高興。

我們要求閣下在明年能派別的傳教士來取代花德烈的位子，如此，若他離開，神的工作的進行將不會受到阻礙。：

總之，在南方部落的人開始顯示他們的反叛性，為了阻止更進一步的不幸，最好是能讓他們有一點謙遜，特別是候補牧師阿勒豪夫相當抱怨，他們好久不來教堂，也不想到學校。……

在臨接傳教士居住的附近諸村，或者更可說傳教士居住的地區，沒有提到任何關於不滿，更不用說是反叛。

我們尚未捉到去年在二林（Takais、Tackey's）部落謀殺傳道士的真正兇手，兩位最有嫌疑者，一位經過我們的拷問後，跛腳，痛苦地死了；另一位嫌疑犯則仍被鎖以枷鎖。

閣下指示，為了找到真正的兇手，部落的所有男性，超過十五歲者，必須抽籤，其中十位不幸者被處罰帶枷鎖，直到找到真正的兇手。對這十個人，甚至沒有犯罪，也要他們有生之年永遠帶枷鎖，這樣可能太重了。

可能是無賴或其他的人在夜間做謀殺案，而並沒有任何目擊者，果真如此，則很清楚的，我們將不易找到真相。雖然如此，但仍必須做一審判；但首先，我們必須聯絡牧師花德烈和哈伯宜，來瞭解確定二林會不會因我們用這種方式來處理此事而痛恨我們。

在一六五〇年的福爾摩沙訪問記錄——在裝貨完畢以後，我們被命令回到船上。我們的貨物以鹿皮、檀香（sandalwood）及一種日本人使用的漆叫amrack。在一六五〇年四月十二日我們啟航，直接前往大員（Tojovan）或福爾摩沙。

在Paracel Banks的附近，我們看到一艘戎克全速朝我們而來。在桅頂豎荷蘭旗，讓我們懷疑此可能是海盜船，因此，司令官決定拋棄一些貨物到海裡，並準備應戰。但等到船接近時，我們發覺是一艘商船，裝備並不如我們，當船接近時，司令命令其船長出示船引，但是得到回答是此戎克舢板漏水，不適合使用。因此，我們的司令降下小船，派武裝士兵前往查看船引，但他們無法提供執照，發現此戎克是一艘東埔寨船，且載有許多違禁品，我們將之掠奪作為獎賞。與我們所裝的貨物相似，其貨物主要是鹿皮、檀香及amrack，而其船員不是東埔寨人就是中國人。我們的司令Fayer命令他們全部到舢板去——雖然他們藉口漏水，但此船並不漏水——讓他們沒有帆和舵的隨潮漂行，如此他們確定會喪生。因為我們雖岸邊有四十里格（league）遠，此後我們再沒有聽到有關他們的消息。

五月十日，我們安全到達福爾摩沙，下錨於熱蘭遮城堡前，當時的行政長官是Pieter Overwater。當我們航入內灣，遇到了讓我們驚嚇的大風，灣內如同Levant的Rhodes島一般，圍繞著岩石，我們所捕獲的船撞成碎片，除了三名荷蘭人利用木板生還外，其餘全部死亡。這些受難者包括七名荷蘭人及十三名中國人。

福爾摩沙幾乎完全位於北回歸線下，其中央為北緯二三

度，延伸到南端為二一度，到北岬為二五度，完全面向福建，島週圍約一三〇荷里。島的週圍有豐富的魚群，特別是烏魚（harder），比鱈魚（haddock）稍大。人民將之如同鱈魚般的醃製之，再將之送到中國。在那裡能賣得很高的售價。將其卵醃漬起來，中國人視為良好的佳餚，紅色的，自然的生長於薄膜之中。以前，中國人繳捕獲魚的十分之一給公司，做為他們在此沿岸捕魚的許可。

福爾摩沙是相當豐富的島嶼，但仍未開發，其居民相當懶，如同西班牙人一般，情願願挨餓而不願工作。最肥沃的地方目前是由King of Middag（註二十八）所支配，充滿了稻米、麥、大麥、kaylang（高粱）及masquinades、生薑、砂糖。這裡也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樹木，豐富的水果，如柳橙、梅子、檸檬、pomegranate、石榴、蕃石榴、檳榔（perang）及其他歐洲所不知者，有moupeillos、crambrods。甜瓜，如此多而且好吃，在他們被採收時，我光是看到就覺得飽了。西瓜和南瓜也好吃而多汁，如此之外，仍有多種植物和香料，包括馬鈴薯、甘藍（cabbage）、向日葵。許多作藥的樹及種子，如鳳梨、中國茯苓（China-root）、Ilbes、Kadiang、Fokkafocas。Kadiang是一種綠色種子，像胡荽，他們煮過並醃起來，成為吃鮮魚的調味料。Fokkafocas如同梨子或檸檬，但是約有二倍大，如同南瓜般生長在地表附近，上部如同玻璃一般光滑，下部有紫色及白色，他們用牛肉及豬皮一起煮，如同我們在荷蘭的大頭菜（turnips）一般。（註二十九）

福爾摩沙有一些羊，但並不很多。牡鹿、獐相當多，有時兩、三千隻一群。野山羊、山豬在晚上對無武器的旅人是

很危險的，雖然這些動物偶爾被人馴服，也發現猴子、小猿（apes）。居民經常為野生動物所苦，因為害怕可能遇到虎、豹、熊，他們不敢進入內地。

荷蘭人稱此島的一種特別動物為 Den Duvel van Tajovan，即「福爾摩沙的惡魔」，大約有兩尺長，背後有五寸寬，全身長滿鱗片，四肢長爪，長尖的頭，在臀部有細的尾巴，而在尾部變細，如同鱷魚。此小動物只吃螞蟻，它藉由伸出舌頭在螞蟻的小丘或蟻窩，螞蟻前往食此動物口中流出的黏狀物，而螞蟻因此被緊緊黏住，無法脫身。當足夠的螞蟻黏住以後，此動物收回其舌頭，並將之吞食。當此動物看到人接近時，它不是逃到地下的洞穴，就是捲成一團，像刺蝟一般，這項稱它們為惡魔似乎很不恰當，之所以費很長文句來描述它，是因為我們在別的地方並沒有發現這種動物。（註二〇）

在東印度地方發現的各種鳥類，除了鸚鵡之外，其餘的均可在福爾摩沙中發現。如果不是有許多蛇、蠍子、馬陸、蜥蜴及其他有毒的東西，這裡有良好的天氣，將是很理想的地方。

關於原住民的結構、身高，我們無法給與一般的描述，因為在此島的不同地方各有不同。男人一般體格強壯，特別是居住在平原及山谷，而住在山上地區的人則相對比較小，沒有那麼強壯。女人在體格上比不上男人，但是相當漂亮，有圓的臉，大眼睛，平鼻、長耳，乳房如醃過的般吊著。他們也有漂亮的鬚鬚，如果不是習慣上必須拔除毛根。他們耳朵的尖端穿孔，並用角的一片將之壓平，其目的讓它們看起來很好看。我不確定為何此島的名稱為福爾摩沙，是因為來

自此島本身，或是諷刺的，來自這些畸形的島民。

在我待在島上的那一段時間，常聽人家說住在那裡的人長尾巴，但是我不很在意，只是將他當作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是我現在確定的斷言，我發現這個傳說是真的。因為在我的拘留期間，有一位南部福爾摩沙部落的人被指控謀殺一位傳教士。此事在審判之後，此人被叛有罪，他必須被燒死。在行刑的那天，犯人帶到刑場，並綁在一根旗杆之上，在脫掉他的衣服之後，我們看到他的尾巴大約有一尺長，順著頭髮長下來。由於好奇，我的一些朋友前往去看，聽他說他長尾巴，而且在福爾摩沙南方的人都與他一樣長這個東西。對於他後面這句話，我不太了解。因為我的朋友不了解此人的話，他可能弄錯了。而我只能嚴肅的說，對於那人的情況我是親眼目睹的。如果不是如我所描述的一般真實的話，我真的不願意隨便相信別人所說的。

在節慶日的時候，福爾摩沙人出現於他們的偶像之前時，有一些人在他們的耳朵上掛上塗色彩的木器。有一些用有穿孔的殼掛在胸前。在其他的日子，他們的耳朵不掛任何裝飾，就讓他自然的垂著。

福爾摩沙人的頭髮是相當黑且長，有一些人的髮式如同歐洲人，有一些結上辮子，結在頭的最高處，如同中國人一般。他們的顏色是黑黃色的，或是在黃、黑色之間。噶瑪蘭（Kabelang）原住民的顏色為蒼白。Mideg、Sotasan、小琉球女人為棕黃色，他們一般有精細、敏銳的機智、很好的記憶且個性溫順，來學習任何學科，超越任何印度人，很適合基督教的教育。

在夏天，原住民只穿棉的服裝，廣部寬廣如肩部，二角

結於胸前，有的束緊在腰，並垂到小腿，他們雖然很少穿鞋，而一般均是用羊皮製成，以皮革綁緊腳的上方。冬天，他們穿老虎、熊、猴子的皮所製的毛皮。以前蕭壠的的住民的服裝如同歐洲人，而其他的人的服裝如同中國人。在最初西班牙人到福爾摩沙來以前，原住民均赤裸，如同現在山上的住民一般，僅在中央圍一塊布。

女性的服裝與男性同，只有他們的長袍裹住他們的腿並綁緊這點不同。有時，他們也會穿外套，長度到達膝蓋，而在其頭綁上黑色的圍巾，看起來像兩個角，每個婦女到那裡均有一頭豬跟著她。

男人有時在他們的背後、胸前、手臂塗上終身不會退色的顏色。他們的頭上帶有玻璃珠，手臂上帶手環，有些用鐵環，由他們的腕到肘，有很小的孔，讓我們懷疑，他們如何將手臂伸入。他們的腳裝飾以白色的貝殼，非常美，且整齊的排列，稍有一點距離，我們常會誤以為是一條帶子(lace)。

Takkadekol(竹塹人?)穿長的茅草，背面縛緊於腰部，掛在頭上，用一絲布，寬兩掌，長二十掌結起來。在節日時，他們用公雞的羽毛做裝飾頭，在手、腳處掛熊尾。

福爾摩沙人沒有生意人及貿易，每人經常做他們的必須品，當他們躺下睡覺，他們僅用兩個鹿皮，一個是在睡的，一個是用來蓋的。他們是優越的游泳者，也精於弓與劍，而在他們所有技能之中，他們超越任何人的是賽跑，在六到八里格(leagues)距離間，甚至馬也無法跟著上他們。當他們跑步時，雙手各拿一敲打的器具，在跑步的時候經常敲手臂上的鐵環來刺激他們前進。

這些原住民完全對航海無知。他們唯一的用來捕魚的器具是一種挖空木頭的獨木舟。此與打獵是他們營生的唯一工作，他們很少進行農業，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懶的風俗，一部是因為害怕他們的敵人，他們經常與部族衝突，嫌惡一切和平。

當我們裝滿貨物，我由船黑熊號轉自女士號的快船，在一六五〇年七月十五日啟航前往日本。

83. 摘自大員議會給有關東印度事務的阿姆斯特丹中會的信——一六五〇年十一月十日

尊敬、熱誠、智慧及博學的弟兄們，我們適時且帶著高興的接到閣下於一六四九年十月的信，閣下如火般熱誠的榮譽神，不疲累的努力建設我們在東印度的教會。閣下告訴我們應該保持和平與和諧，和善的要求我們保持雙方的通信，所有的這些是展現閣下神聖的思想，值得我們的愛與尊敬。

我們向閣下保證將改變以前沈默的態度，並承諾在將來不會忽略給閣下更多報告，特別是有關我們的教會在福爾摩沙的情況的事。

相對的，我們渴望閣下，能夠依照別的教會適當的且有價值的習慣，每年給我們一些信來證明閣下的愛與深奧的智慧，及依別的教會值得讚賞的事。

我們有更多理由來表達我們的希望，鑑於我們肩上的負擔愈來愈重，迫使我們帶著幾乎破碎的心，不斷的呼叫「誰能夠來做這些事？」，雖然閣下在上封信中並未提到此事，但是我們感覺，閣下認為我們並未理解你對我們的工作所抱

的期望。

閣下不要忘記，事實上在幾年前，閣下在這裡的教育並不很有效。但是，我們將認為無法估計的利益，若帶著閣下的智慧、知識與豐富的經驗，為了神的教會的教育，閣下將給我們更好的方法，給我們更豐富的材料。

但，現在我們希望提到一些諸羅山以北的部落。約六年前，牧師范布鍊用最敏捷的方法，以及成功的為那裡的基督教奠下基礎。他離開以後，花德烈牧師帶著同樣熱心與努力，繼續此工作，牧師哈伯宜自去年以來即熱心的幫助他。不久，我們期望將會看到在此地區最好的結果。因為此工作一直以不減的熱誠及完美、次序的在進行。

花德烈對此地的語言有相當的進步，因為他不僅將許多部份基督教原理的章節翻譯成虎尾壟語，其中有一些講道、對話，用來拒絕異端的神及為異端服務，而且，讓我們覺得很意外的，他已經用虎尾壟語講道好幾次。

他也開始教育年長者，但是我們並不能說有很好的成果，因為他剛開始其工作。然而，如同我們經常所提到的年輕者，當我們將年輕者比喻為小樹苗，更適合將年輕者帶到神的園子裡。

我們相當沮喪，因為花德烈希望離去，回到其故鄉。他目前正精力旺盛的從事其工作，而田野的稻子也開始正在成熟。雖然哈伯宜也正當壯年，且負有才能，但哈伯宜確定會追隨他的同僚花德烈而離去，我們很難用筆墨形容我們難過的感覺，這些牧師的離去，對此脆弱的教會的影響。

因此，我們去年要求巴達維亞的弟兄，儘量的提供能夠來福爾摩沙的牧師，不只是在此待幾年而已，而是能夠在東

印度教會服務更久時間的人。因為不管祖國的弟兄如何看待這裡的教會，可以確定的，假如我們必須經常面對無法克服的困難，即牧師的不斷離去，我們恐怕將無法永遠說此教會是完備的或是在繁榮的狀態。

而我們很難說服前述的牧師今年繼續在這裡服務。當我們提到此，我們只是要表達內心的感覺，我們並沒有企圖要抱怨他，我們只是覺得難過。

花德烈已經忠誠的在東印度教會服務十七年，不管是他的工作有多大負擔，他遇到何種困難，他都沒有為他的健康著想，因此，他的服務可以說是神對許多異端的仁慈。但是他的健康已經受損，去年他哀悼愛妻的死亡，現在，由於他病弱的身體及繁重的家庭，而被迫要離去。

明年，我們又將為另一個牧師的離去而沮喪。因為在花德烈離去時，牧師倪但理也將離去，他已經因同樣的理由要求離去，而且得到答應。

因此，我們相信，你將會從荷蘭提供我們充足的牧師，如此，我們的教會在此地或是其他地方的空缺將可填滿。我們也依賴仁慈的巴達維亞弟兄提供我們一些牧師來補充此地的不足。

但在這些事之中，我們最迫切的要求你們的事，就是閣下能夠幫助我們，要公司的董事們支援我們，在福爾摩沙有印刷機。

可能只要讓你們稍為知道我們在此對新改宗者的教育方式，你們就知道其必要性，當我們在許多部落中教育他們的時候，只用口頭上的教育，這些人必須複誦一或二位學校教師先前教給他們聽的句子。

因為必須教育許多人，另外，為了避免對他們造成太大的負擔，每組二或三週參加一次，我們兄弟希望在一週中的教育成果，他們在下次教育時仍能記住。但是，事實上，他們的記憶力及他們想去記憶的意願是值得懷疑的。我們經常發現，當輪到他們再度接受教育時，他們已經忘記上次所教的，而缺乏書本則是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我們可以免除此沉重、麻煩的負擔，對於完成此困難的工作將會增加新的勇氣，我們的工作也會有所進步。藉此，我們堅信以往花費數年的工作可以在數月間，有的甚至數週完成。這是我們藉著書籍幫助，真實教育的經驗。

變更目前一般通行的方式是日愈明顯。因為在我們一個相當良好的開始之後，教會的強化不再僅是要人背誦部分教條——單純的形式——，而是努力的來引起他們精神上的饑餓，而且不斷的供給他們更新鮮、更充實的糧食。如果我們不想讓他們已經得到的知識、他們所呈現的熱心變成空洞的話。而這些將是我們確定要做的。

讓我們感到悲傷的是，我們每月承繼著前賢的工作，及我們自身為學童而建立的學校——我們期望建立教會的基礎——如同開始燃燒的亞麻，如果不持續給與宗教上的灌溉，將會成為空洞。

的確，由我們的經驗得知，一些學生在我們允許他們離開學校後，很快忘記如何讀與寫，這讓我們相當難過。因此，聖經或至少是一部分必須交給他們——如果我們不想學神父的想法，認為讓他們保存無知是對神父有利的，而壓抑他們對精神知識的渴望。

另外，供給他們書本還有其他的優點，可以減低因為牧

師不斷的死亡或離去所帶來的不方便，當此事發生，不僅是教育方式，而且教育本身也會完全改變。而這些如果在將來有了印刷機，能夠創造更適合的教育模式，而且更永久性，上述的缺點將可避免，如此，前任牧師教育教材不僅可以繼續使用，而且可以印成教材而不朽。

另外，如果害怕因為答應我們的要求而帶來額外的花費，使公司董事不接受，其實董事們不須怕此擔心，因為我們幾乎可以承諾，藉由此方式，我們目前過多的負擔將可減少，例如學校目前至少由三或四位荷蘭人及兩倍以上的福爾摩沙教師督察，但如果我們有這些書，我們可能只須使用半數的人就可達到我們的目的，而且以更短的時間，達到更大的功效，也可以將老師的工作時數減少到我們目前一半的時間，而將其餘的時間用在別的工作之上。

如果害怕花費的事仍是主要的關鍵，我們還可以讓原住民自己付錢買書，只要是價錢不貴的話。一個相當可以實行的計劃，而不會造成人民太多負擔，因此，印書費用的支出可以完全不須公司花費。

而事情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們想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我們所要的是一部印刷機，字模不需要是新的，而只須要一個便宜的機器，我們只為了普通的目的而要印刷機。當然，不要一部完全是不能使用的。我們想要的不是大的或是貴的書，而是能印刷一些小的、但是學校需要的書籍。這東西的缺乏，讓我們的教育長期以來限制於最初的階段。時間過得很快，在這期間中，我們及我們的學生都忙於此基礎工作，讓我們無法進行與我們職務有關的更深遠工作，我們浪費精力，卻無法進步。

也不需要害怕眾多的作者將會花費公司大量的錢，或者變成我們教會的負擔。如果要達到目的，我們的意圖是，讓河流（註三十一）（財政）有效的保持在其航道流動，就不須要害怕河水越過堤防而造成水害，或損害堤防。

而對於我們期望的，我們的祖國應該如何做，縱使我們送一手稿，我們在此編排整齊，但當我們考慮到福爾摩沙的語言不僅為母國的人不知，而且這裡的方言又互不相同，我們也不期望能夠由這裡到祖國的教師們得到什麼幫助。

因此，我們對於在荷蘭印《基督教原則》（*Formula of Christianity*）一書感到懷疑。我們害怕的是，他們被印成不完美的狀況，無法達成我們想要的目標。

我們深信閣下已經做過了深思，並會熱誠的幫助我們這個擴大我們教會的好工作，藉此，閣下將會提供給他們無法估計的恩惠，讓他們永遠的、深深的感激閣下的慷慨。

最後，關於閣下上次的關心，我們想作一些回應，因為此包括許多對我們嚴重的控訴，如果我們不想表現出對名譽不關心，或者對蠻橫無理的事情不在意的話，我們必須回答。

讓我們感到吃驚的是，你控訴我們缺乏愛心，我們不懂閣下判斷我們愛心的標準為何，但感到驚奇的是，依我們所想，與事實相差甚遠的信件內容，竟會讓閣下做如此奇特的結論。

的確，我們被指控在信件中顯著的提到我們工作的成果，讓我們遺憾的是，我們必須承諾，特別在過去兩年中，我們不能誇口讚揚已經成功的事。

同時，我們被指責輕視尤羅伯的工作，只因為我們堅持

在本島真正的基督教目前才開始發展，而且確認尤羅伯甚至在最盛的時期，也沒有為教會留下關於知識及敬虔之事。

另外對於我們提到尤羅伯不了解此地的外國語言或方言的事提出異議。確實，我們感覺到真的是如此，而且，這種感覺與日俱增。他從沒有完全掌握此語言到達到他的計劃程度——於九個月中讓學生能達到能傳教的能力。因為尤羅伯自己尚未完全掌握該語言的文法。

另外一件事讓我們發難的是尤羅伯他本身在大會中抱怨福爾摩沙教會的萎縮，我們向你保證，我們從未說過如此的事。但是，這是事實，尤羅伯向公司的董事們報告，抱怨此事。董事們親自送一份附本給我們，要求我們，既然尤羅伯在大會中抱怨，我們也必須將我們的信送給大會以證實我們的清白。

而我們再被指控，提出尤羅伯在福爾摩沙所做的工作並沒有效果——完全白費。現在，我們完全同意，考慮到尤羅伯留在此島的期間，其工作完全不如我們所預期的，而且結果比他所呈現的來的更小。的確，我們如此確信此事實，我們會毫不猶疑，將此事留給其父、兄決定。

我們相信由此問題的信中得出如此惡毒的結論，歸罪於通信是不公平的，而且與閣下的睿智與愛不符。而我們總認為因為其他重要的事情讓閣下無法更進一步仔細考察此事，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們將會更沮喪，另外，並非此信的結論傷害我們最深，而是受到許多違反愛的本質的語言的控訴。

我們不懂居於何種理由如此的懷疑我們？為什麼只為了取悅尤羅伯，而懷疑許多公正牧師們的實際經驗——而且，所有宗教議會的成員？是否因為我們認為尤羅伯的教育方式僅

有微小的成效，沒有很大的成果？但是我們相信結論是真實正確的，因為我們可以由事件的成果來判斷，另外，藉由直接啟示無法取悅神。

上述提供給你的各項陳述，希望閣下本身能了解，因為你無法親自到這裡來驗證我們所看到的事。而且，我們也並非依特定的結論來判斷，而是從個人的經驗及我們親眼所見。我們知道，在懷疑的時候，以愛為基準，採取最有希望的見解。但我們的愛並非強壯到可以犧牲我們的信仰、知識及我們親眼所見之事。

而我們也不認為具有成熟思想的人會認為我們是復仇的、野心的及麻煩的。如果在將來我們遇到如此無私的批評，我們將只給他們一個答案，即我們真誠的行為，相信支持真實的虔誠的意志，宣稱我們的真誠是如同尤羅伯一樣。依據我們所知道，所聽到的，他已經成功的給基督教世界相當深刻的印象。如果我們的敵人因為尤羅伯對他所做的如此誇大而嘲弄我們，我們必須將之歸罪於造成此結果的人，因為，他們認為揭發罪惡的過失，大於用第二個謊言來掩蓋之。

我們也曾對非常謙遜的哈約翰以前表示過對尤羅伯及他的高工作評價的事不感到驚奇，如果我們想到他是在他到福爾摩沙不久之後就寫下這些信，當時他還沒有看到這些事。但稍後，優越的哈約翰先生對尤羅伯的看法，已經由他的一些荷蘭人專家之前表現出沮喪可以明顯的知道，他甚至沮喪的表示，他懷疑尤羅伯是否有資格為所改宗的孩童進行洗禮。

總之，我們最特地、最莊敬的宣稱——特別是去年寫信的弟兄及他目前所做的，以我們宗教議會的名稱——由於對尤羅

伯的服務有很高的評價，及期望他們所做的偉大成果，讓我們如同目前在荷蘭的許多虔誠的人一樣，對福爾摩沙教會狀況有此錯誤的觀念。但是我們目前對此過高評價的成果更進一步的了解，此結果是教育事業如此不充分，形式如此不當，成果是很小的。如果要求我們證詞的話，這些是人工裝飾及虛假的色彩，毫無疑問，它會對初來的、且不熟悉此語言的訪問者產生誤導，但此工作絕不會通過嚴格、正直的檢查，更不用說會留傳久遠。

我們並不認為對此悲傷的事視而不見是愛的表現，因為那是一種過失的諂媚及堅持愚策。在事實發現後，我們只能期望對我們有同樣的評斷，如同在尤羅伯的案中，我們所得獲得的。我們承認在刺激之下，我們先前所寫的信用詞有時過於辛辣，但是我們從未脫離正直之道。

因此，在我們移開誤導教會狀況的愚人面紗之後，我們有理由來說清楚事情的黑白，這是經過慎重熟慮才如此做。尤羅伯如此無禮的攻擊我們死去弟兄的榮譽，無法估計真理的價值——我們不知道為何理由，可能是基於偉大的謙遜，我們的前輩長久以來對此保持沈默——我們有理由恐懼，所有的責備將會落到我們身上。在大會及董事會的控訴，寄給巴達維亞城充滿抱怨的信，擔心將來到此的弟兄會抱怨我們的沈默，但更重要的是東印度總督及議員對我們的指示，迫使我們——雖然非常不願意——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期間，因為閣下誠懇及和善的告誡，我們並不反對淡忘，埋葬此事件，但必須是尤羅伯中止任何迫害真理、我們的榮譽及危害我們的自由的事。

我們答應送給你們，我們首次控告的證據，閣下勸我們

不必送去，但因为在閣下的信件到達以前，這些證據已經寄發。因此，這些信的內容必須視為無法撤回之事。

關於此事，閣下必須記住我們是受攻擊的一方，被大聲控訴福爾摩沙教會沮喪的狀況，而此狀況以前被誤認為是繁榮的情況，被描如此生動的被描述。我們也被控訴，對我們幾乎不值得讚賞的事，過分誇大而自吹。我們是否必須承受別人對錯誤保持沈默的結果，或者是將責備推給即將來的人肩上？——但是他們沒有理由承受此事。

假如我們對尊嚴的感覺，或是追求真理的熱誠，讓我們有所冒犯，我們請求閣下以愛心來寬恕我們，將我們的罪惡歸於人的天性。另一方面我們答應永久的忘記尤羅伯攻擊的事，中止任何進一步的衝突，因為，「相互殘殺會帶來流血事件」。

在你信中所提到關於書籍及其他學校所需的要求，我們這時已收到。董事們如此慷慨的、寬大的在今年供給我們這些東西，我們認為必須向你送上我們誠懇的謝意，因為你們對此事的費心，對於我們最迫切的要求，經由你們將我們的感覺傳給董事們。我們想，將來兩年的供給將會不缺。

但，在此次我們有另一要求，即閣下能供給我們新約或小本聖書，因為我們在今年尚未收到任何……（本信件的結論及署名遺失）

84. 摘自福爾摩沙議會給印度總督及議員們的信——熱蘭遮城，一六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前一封信我們通知你們，我們允許讓牧師花德烈在明

年離職的重要理由，因此也相當希望巴達維亞城能再派一位牧師到此地。

我們必須報告，牧師倪但理已經追隨花德烈的例子，我們真誠的希望他不要如此做，而能多留在這裡一點時間，但是，因為大員宗教議會經過深思以後，決定倪但理要求離職的理由相當充分，而必須答應，我們也只能表示同意。但是，有一條件，已經正式的在決議錄中提到——倪但理本身非常謙虛的提出此建議——如果有牧師死亡，或如果留在此地的人需要幫助，他會考慮延長一年才離開此地。

期間，牧師Johannes Kruyf已被召到蕭壠駐紮區代替他。如此，他將可以在倪但理離開前掌握此語言，而且也漸漸掌握他要在該地工作所需要知識。目前，在大員教區的禮拜儀式，由他們兩人來服務。

對此安排及其後牧師的選擇，我們並沒有反對，我們認為閣下將不會反對把兩個職務任命給同一個人，因此，也同意賦與Kruyf行政官員(judicial official)的職權。摩西與亞倫(Aaron)如同一個人般行動，（註三三）我們認為此種結合，將會給福爾摩沙帶來相當大的和平與滿意，而我們將繼續結合此二職務，直到閣下表達反對的意見為止。

因此，我們相當期望，到此訪問的最早的船，將會帶來兩位牧師，而不是一位。到時我們將派他們到最需要的地方。年青人努力學習而且願意在此島留上十年者，將會相當大的助於對異端改宗的工作。相反的，當一些人剛學習到一點此地的語言以後，鑑於他們服務的期限到期，經常希望回到荷蘭。如此的改變，對福音的傳播有相當大的阻礙，其結果，數年過去了，僅得到少數的成果。

關於上述所提到的牧師，對於你們親切的送酒、奶油給他們，希望藉我們向閣下表示深刻的謝意。長官也希望藉由我們對閣下送給他食用的食物表示謝意。同時要請你們原諒，沒有在上一封信中提到謝意，因為，他當時忘記了。

Nicolaes verburg, Fred Coyett, Dirck Snoucq, Anthonis van Bronckhorst, Gabriel Happart, Jan de Groot.

85. 摘錄自熱蘭遮城決議錄——一六五一年四月四日到一六五一年八月二日：

一六五一年六月五日，牧師倪但理有相當時間在蕭壠、目加溜灣部落執行行政官的職務，放肆的，於一六五〇年十一月十日寫給我們及福爾摩沙長官一封信。對議員之一且兼任該地財務官的Dirck Snoucq提到相當可恥、誹謗的中傷。在此信中倪但理宣稱Snoucq是一位可恥、可恨性格的人。

此中傷毫無實際的證據。依我們判斷，純粹起於惡意及嫉忌，我們不可能毫無指示而讓之通過。因為此控告，是一個人不久之前在聖餐時所提出來，企圖完全摧毀Snoucq，剝奪他好的名聲和名譽。如此，讓我們感到不高興，他最好從地球表面消失。

此不名譽中傷的總根源，是由相當可恥的、非基督的許多毀謗與罪行所匯集而成，我們甚至恥於在此詳談。但是，因神的幫助，對此人惡意中傷之事，已經擴大，在整個部落公開。他們最初寫給我們中傷他的信，已經為我們正當的擁有，可以在任何時刻提出來調查。

依責任及公正的立場，對此惡意の中傷採取適當的注意

後——為了不將此事藏起來——，我們依正當、合理的召喚被控告的人到我們面前，如此，他可以對所受到的控告提出澄清。

藉此，我們很清楚的，如果我們讓一個表現如此讓人羞恥的人做為議員(councillors)之一，對公司的利益將不會增加。特別是所說的Snoucq是一位非常稱職的公務員，高聲的要求，至少在他的權力上來講，應避免如此虛偽的控訴，並懲罰此作者。

但雖然從那時起，控訴人不斷的要求損害的賠償，但因我們因為沒有機會採取行動，遂使此案件延遲了。

在此期間，這封陰謀的中傷信已經引起很大的混亂——大半是因為與作者同盟之人的因素——願神幫助我們——此地已經成為一個不和諧、鬥爭的場合，對於我們在此地的殖民地，形成相當不利的地位。教會與行政當局大聲且公開的反對對方，而各派興奮的投入，甚至連神聖的法官——其設置的目的只為了提升和平及和諧——現在也無法保持中立，已經受到偽善的中傷者所感染。

而讓事情更加嚴重的是，這些人占有行政部門的許多職務，他們每日受此毒素感染，忘記了他們的職務是保持中立，他們在檢查事情以前就已經有了結論。因為司法院(court of justice)已經不再適合對此事宣判，他們做此結論是最危險的。

因此，為了再次恢復和平與平靜，長官認為最好與福爾摩沙議會，最高司法官來討論。但我們的議會只有三個人，即長官、控告人Snoucq及高級商務員揆一(Coyett)，因此，不得不放棄此方法。揆一對公司造成很大的損害，他是因

為前任長官的喜愛而得有此職務，他不只是Snoucq的死敵，而且也是倪但理及其追隨者的主要同黨。

在此困難的狀況下，及在抗告人緊迫的請願下，乃決定召倪但理在五月二十三日到城堡來，如此，這件事情可以折衷的解決，或是由我們適當無偏的權威來處理。

為此，前述的倪但理於五月二十六日出現於城堡，而控告者Snoucq和議會秘書Frederick Schedel也出席。長官開始向倪但理解釋為何召喚他出席的原因，並說在經過口頭與書面的警告，叫他到這裡來，為自己證實所寫過中傷的問題信中，對其主張提出證據，或者是讓被攻擊者依照所要求的條件，滿意的回復其榮譽。

對於此，倪但理回答到他在Snoucq對他的控告提出控訴之後回答，並在適當的法庭中提出他所中傷的證據，而長官回答道：「我們對你念的陳情書就是控告者的控訴，而由你所寫的中傷的信，是控告的人所帶來的證據。」但是倪但理對此事轉變論點，說除非他被召到適當的法庭，即司法院(court of justice)，否則他不回答任何問題。

目前，司法院的成員(Raede van Justitie)不僅包括前述的高等商務員揆一，而且有兩位站在倪但理一邊的人，如隊長Thomas Pedel、高等商務員Pieter van Alphen。他們將會支持倪但理，因為他們幾個是同一批人，或是受到此中傷信的影響，或是受到私人動機的影響，在數月以前成功的阻止Snoucq參加聚餐儀式。

其他倪但理所提出的抗辯：他認為我們在五月八日發出的通告，我們為了公司的利益，強烈的指責他——因為他自大、懷疑和傲慢——他以自己的職權，沒有經過我們的許可，發

出收取人頭稅(poll-taxes)許可，(註三十三)(可能是獵鹿稅)，並蓋上他自己的章。他對此感到受到侵害而不悅。基於此理由，他堅持長官是屬於他敵對的一邊之人——雖然他在寫此中傷之信以前曾吹牛，他是長官的朋友，為長官所喜愛的人——在如此不利的狀況之下，他拒絕承認長官為他的判官。

次日，五月二十一日，他寫信要向更高當局(Higher Court)控訴，希望能直接在印度總督Cornelis van der Lyn面前證實他自己。

在此階段，他也主張他的信件中對Snoucq的報告，是由傳言而來，大部分他並不相信。這些是最輕率的藉口、託辭，僅為了拖延時間。如此，他可以不到駐紮於他犯罪地方的稱職法官的面前。這當然不能被允許，因為，在此地沒有任何犯罪者可以用此方式來掩蓋其所犯的罪，沒有人可承受這種中傷。

雖然已經傳喚他，但倪但理不斷的拒絕親自到長官之前。除非有兩名司法院的成員也在場。最後，因為害怕如果他不服從權威會受到的後果，他出現在長官面前。我們要求他能提出令人滿意的解決，但是，他頑固的拒絕撤回任何他以前的聲明。後來在沒有等到任何決定，也沒有要求我們的同意下，他於三十、三十一日之間，祕密的離開前往蕭壟，他駐紮的地方。

在期間，經常被提到的上等商務員Snoucq要我們寫一聲明，堅持要冒犯他的人給他滿意的回覆。

在進一步討論被指控的人(倪但理)所提出要求延長的理由後，認為是不可能的，因此，第二次再召倪但理到城堡來。為了防止他於此事件解決之前再度離去，他被命令留在城

堡地區。

我們所提到的審判的程序及事件，會產生相當危險，影響很大的結果。的確，如以前所說的，對於一個奪取鄰人的好名譽、好名字，而免於處罰，他已為共和國帶來混亂。此事不允許發生在一個如此孤立的地方，特別是中傷他們的人，是由一位傳播福音的僕人，對此地人心帶來了混亂，嚴重的觸犯教會。我們並不期望牧師會有如此的行為，因此，這種無禮的行為比過失及惡意更嚴重。

因此，我們，即本島的長官，在深思並熱誠的向全能的神祈禱後，得出結論，認為倪但理寫此封邪惡、虛偽的中傷信是造成此地紛爭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藉由指派給我們的權力——我們合法的被任命為公司服務，並提升我們祖國的福利，而做為此島的長官及教會和其儀式的保護者——用我們的方式，平定此邪惡，並保被中傷、污蔑者的人格。

因此，我們決定，並命令——在向總督及議員們做必要的知會後——從本日起，所說的倪但理將被暫停他已經擔任好幾年的神職及行政職務，而且，在他到達巴達維亞之前止付他的薪水。雖然，我們將最後審判的決定權交給我們的上司，但是我們無法允許如此一個中傷者，仍然在我們權職的管轄地傳播神的福音。

我們進一步的處罰他賠償公司利益，支付一千盾的罰款，而此筆錢由支付給他的薪水的帳戶中，每月扣除。

我們進一步請最高當局——以委派我們在這裡代理權力者的名字——依照他們認為適當的處罰、決定，審判他。因為他無禮的對待我們在此島上的人及權威，他的態度宛如此兩者是不重要，不存在的。

我們也命令倪但理，安靜的留在大員，直到最早的船前往巴達維亞，也禁止他在這裡或其他地方執行其職務。他也不准以口頭或書面提及關於此法律訴訟的事，而且，在未獲得我們的得知及同意之下，不准執行任何與此事有關的事。我們認為此禁令是為了他的利益，而更重要的是為了維持我們的社群在這裡的和平——大員，熱蘭遮城，一六五一年六月五日Nicholas Verburg（註三四）

86. 阿姆斯特丹教務會給福爾摩沙宗教議會

——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一日

相當高興，您在一六五〇年十一月十日的信，對於您們努力榮耀神，與在印度興建教堂，奉上無限的讚美，我們希望每一個人應該相互愛與和平的生活。我們深深感受到閣下對我們強烈的愛及友誼，因為，雖然，我們得到的很少，但是我們經常會從我們所愛的人中得到更多的親切。

雖然我們幾乎不敢接受此讚賞，但是我們可以向閣下保證，我們對所有這些事均相當真誠。因為神知道，當我們盡全力去想提供我們所有時，我們感到如此的不足。他也知道，我們決不會讓任何一個提供愛和關注的機會喪失。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應該相當高興的聽到，福音的影響是如此的廣泛，其結果，這些勞動者不斷的努力，將從神得到收穫。因為我們由巴達維亞城弟兄之處了解，並非六名牧師，而是二十名，甚至二十五名牧師，也無法滿足此工作。讚美、榮耀主，他與其他共同勞動者，對於他們的工作給予讚美。收穫之主將為此廣大的工作，派更多工作者來。

我們高度讚美閣下辛勞的努力，自願不懈的、不停的努

力，並每日與閣下共同戰鬥，為您向神祈禱，閣下所做之事將會使聖者高興。

能夠減輕你們工作壓力的，我們會不遲疑的付出。為此，我們通知十七董事你們教會的狀況，並要求他們也派大批牧師前往。而對此建議，他們回答道將會給予慎重的考慮。

在同樣的狀況下，我們也通知他們，關於你們在福爾摩沙弟兄希望能得到一部印刷機，而且也將你們告訴我的理由轉告董事們。董事們回答：他們很高興你們的建議，會對此事仔細考慮。

無論何時，無論何地，我們若能做任何事情來促進你們的利益，我們將會誠心誠意的樂於做此事。

總之，我們對你願意忘卻對尤羅伯的爭吵，只能用最親切的語言對閣下們表示讚賞，我們相信閣下將永遠忘記此事，而永遠不會再起此等爭論。讓我們用各種方法鼓舞你們互相喜愛，誠實的說出我們對他人的想法和感覺。這些將會使神及其天使高興。因此，敬愛的弟兄們，你們自己與別人將能保持和平。

和平的神讓你在好的工作上維持完美，保存你的精神、肉體、靈魂無罪的到主的面前。

87. 特派員 (Commissioner) Verteen 和福

爾摩沙議會給在印度總督和議員之信——

大員，一六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們感到很遺憾的必須告訴你們，長官Verburg和前財務員D. Snoucq為一組，另一方面議員揆一及牧師倪但理、哈伯宜及所有宗教議會為一組，這兩組之間發生強烈的爭吵，

此爭吵的範圍如此廣，我們在報告上幾乎無法描述之。

此爭吵在這裡激起了相當大的漣漪，幾乎沒有人能平靜，大家的感情都受到傷害，也找不到任何藥來醫治，有很長一段時間聖餐儀式 (Lord's supper) 已經沒有舉行。宗教議會及司法會議也很久沒召開，沒有人能容忍看到對方，愛已經消逝，而變得如石頭一般。雙方面不冷也不熱，但只如此的不熱心，雙方都不渴望去了解，任何有助於此的事都被積極的避免，因此，相當明顯的，只要雙方皆拒絕踏出步伐，這種對立將會持續下去。

服從權威是毫無疑問的，但讓事情保持混亂的狀況，比任何沒有建設性的冒險，而能得到暫時的解決還好。避免他們走向更壞的地步。

當人被他們的情緒所苦惱，而隨他人引導、抑制，如在旋風中飄盪，那是令人哀傷的。摩西和亞倫，每人在其適當的位置——一個我們在此無法了解的關係——必須共同為和平而努力，增進神在世間的光榮。

牧師倪但理和花德烈已前往貴地。以前駐於新港，名聲良好的牧師Cosmas及駐於麻里麻倫的候補牧師阿勒豪夫等的死亡，這邊只剩下三個牧師，即在城堡為神服務的Kruyt、在麻豆村的范堡，和在二林的哈伯宜，這並未將的Tess-chemacker，及在澎湖死掉的Lutgens算入。

在詳細考慮委託與我們在此地之事情後，在深入的與在此的關係者熱心會談，並考量一切事情後，基於閣下及來自各方的建議，我們決定，解除教務人員的司法工作及一切對農事的干預，並用可能引起最少不滿的方式來執行，如此，傳教士們將不會被視為受我們或當地人的責備，或者，如同

他們已不再被信任一般。我們所強調的是，他們應該只能從事神職工作，如我們九月七日所做的決議錄，如果他們願意做，這已經有足夠的事情讓他們做了。

遵照此指示，宗教議會的行政人員代表揆一，對為公司服務的牧師們表達我們的謝意，表示我們相當滿意其工作，而將他們解除行政工作，因為此並不合於他們的神職責任，他們也屢次向我要求解除之。

牧師們對Tesscheucker被指派到蕭壠感到很滿意，當福爾摩沙議會對他們任命的意圖，並要求聽取他們的意見——依閣下在他們離開祖國前給他們的命令及指示——他們相當反對說，他們已得福爾摩沙議會的同意，要將Kruyt派到蕭壠，且對此項新任命沒有知會他們，他們認為是不適當，也不合乎期望。簡言之，他們認為沒有比指派一位好的牧師去代替另一位好的牧師的錯誤更大，並非他們反對此事本身，而是考慮到，如果福爾摩沙議會沒有與宗教議會商量，就調動任何牧師，將會侵害牧師的權利。

他們要求決議錄及一般信件的重複，但是，由於若答應他們只可能增加他們的不滿，故委婉的拒絕他們。

他們也要求駐在二林的牧師哈伯宜——他已經駐在那裡相當久，不但為那裡的人民所熟悉，並且教授許多人很多基督教的原則——要他去駐在虎尾壠以便代替即將前往巴達維亞的花德烈。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牧師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擁有一間我們建在那裡供給牧師住的磚房。兩個地方——二林和虎尾壠，暫時將均由Hagpart來照顧。即使是弟兄們有不同的意見，而且似乎很難使他們滿意，但兩者均有其優點與缺點。

可是長官關照，儘可能提供舒服和好的房子。關於此點，我們已通知關係者，因此當他們要求修理住處時，任何必要的事要加以照應，如此，他們將對此事感到滿足。

然而，依我們的意見，他們真正要求的是，做為牧師以外，從事行政工作有關的薪水。雖然牧師無法聲明此收入的正當，但是，他們認為縱使在情況改變時也不能被收回，而這正是困難所在。依我們所知，這正是使他們擔憂的。我們認為Messrs. (註三十五)倪但理和哈伯宜最應該為此被責備，但我們相信時間將會使事情變得更好。

關於學校，由於經常的由教會訪問視察……我們敢說，依此次得到的報告，一切均在令人滿意的範圍，我們亦趁此機會寄給您，如此閣下將能自己判斷，我們祈禱神會更加祝福他們，如此我將可看到他們漸改善，而能結出許多好的果實。

在上個月五月八日，我們到達前，正好長官發布一個反對倪但理的告示，控訴後者私自發給蕭壠一些人人頭稅的證書，而沒有讓長官知道，並且蓋用他自己的印章，此告示也被翻譯成中文。同時，可能要盡量讓大眾知道，長官命令在復活節舉行典禮時將之公布，如此，每個人將可得知此消息。

此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長官能稍稍的加以詢問，因為在以前——可能長官也並非不知——這是習慣，當人頭稅證書無法從主管機關得到時，牧師們可用其名及權威簽發之，此帳目記在主管機關上，而以後再計算。許多在大員的人確實熟悉此方式。

而在前稅務員D. Snoucq的要求，及為了他之故，長官（

他有權向總督及印度的議會要求申訴），處罰倪但理，中止他已經從事多年的神職工作及行政職務，且中止他的薪水，直到他到達巴達維亞，並處罰一千盾。

在整個過程是由長官一人獨自裁判，因為他懷疑揆一偏袒倪但理。在六月五日，傳喚倪但理到長官前並宣讀判決，其理由是一封來自蕭壟的信，要求對於被中傷的事的賠償。但倪但理拒絕出席，宣稱長官是站在對他不友善的一方，上述向大眾公布的就是證據，因此，他不承認長官是公平的裁判。

更進一步，長官認為倪但理對他無禮，輕視他本人，蔑視他代表總督本身的權威，長官要求最高當局要審判倪但理。在期間，倪但理被命令留在大員，直到船出帆向巴達維亞，也被禁止到城堡的教區，當然，不准進入位於教區內的教堂。

關於上述事件的記錄，對倪但理的判決，前述的公布和其他整個相關程序和控告——至少長官認為——均在信封裡，交由閣下調查。

倪但理也對於他的案子向我們提了很多的抱怨，並要求允許他上訴。哈伯宜也在許多信中無禮的——或依他說為勇敢——抱怨長官。這些信由長官在議會中對我們宣讀，希望用合法的程序公開反駁哈伯宜，如此，在適當時機，長官希望能對受到哈伯宜侮辱之事，得到滿意的答覆。

依倪但理自己的要求，議會允許他進入教堂，如此他可以處理自己的事務。但是對於判決他支付給中國人 Sakos 的錢不能延遲。行政官在約四、五個月前決定不接受此要求，而倪但理自己也沒有再上訴，請求反對此。

我們將會很高興看到一方面是長官花德烈和第二位人物揆一，另一方面是牧師倪但理和哈伯宜——無寧是整個宗教議會，對此爭論以和好方式落幕，但此事情卻有如此傳染病一般，愈來愈壞。

為了使事件的結果避免進一步的傷害，我們建議雙方要銷毀各自保有的所有文件，如此將可避免災害擴大而無法控制。因為此事，不僅危害到當事人的利益，也危及公司及仍然脆弱的共和國。

因此，藉由閣下賜與的權力，此日，首先我們努力的取得雙方所擁有的文件，如此，我們可了解事件的真相，決定用最好的方法。

但對我們的要求，長官經由其秘書，很禮貌的說，他無法配合我們的希望，其秘書 Canselaer 給我們相似的答案，宣稱他們不會將文件交給特派員或其他人。

關於已故 Lutgens 之妻和四個無依的孩子，我們已指派她作為育嬰房的舍監，作為她已故丈夫為我們服務的補償，如此，她現在的處境好一些。

另外要報告的是，Tessechmaecker 的太太在五週前因分娩而死，而女嬰目前良好。Tessechmaecker 之妻的死亡將對其家庭造成很大的變化，而相當影響他。Wilhelm Versteegen, Thomas Breugel, Johannes Danckers, Reynier Dammans, Zacharias Wagenaer.

88. 福爾摩沙長官 Verburg 給總督 Carel Reymiersz 和印度議會——熱蘭遮城，——
六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對於田野的租約(verpachting)將不會很大的影響到福爾摩沙人，閣下已有正確判斷，這些主要是牧師們他們叫囂，假裝如此，而用來漫罵的一些理由，事實上，由土著身上收稅，他們並不感到有特別的負擔。確實，目前所行的制度不會對他們有任何傷害。在此制度下的土地租約(Jesses; de pacht)，給土著不僅有權販賣他們的肉和獸皮給他們部落的贖耕者(leaseholder;pachteren)，或是與他交換一些東西，而且可以賣商品給其部落的租用人。如此，他們將不會受中國人的欺騙或處罰，除非他們願意被欺騙或處罰。

如果持續此種租賃，將沒有人有權力來說我們非法課稅，如同以前那樣，那些只為尋求裝滿自己口袋，而不為公司利益著想者所做的。如果這些住在其他部落的租地人不在計算之內的話，那將會有更好的機會讓那些貪婪的人將利益放進其口袋。

某些牧師不正的方法和篡奪的口實，至少應該為此惡行負責，增加政府很大的困難去防止此事。他們不僅對陰謀反對想得到地租的人，而且——可以說是牧師最可恥的事——他們想用福爾摩沙人的汗和困苦來使自己富有、剝奪他們惟一生存的財貨，即，剝奪他們獵鹿的收入。

那一個更好、更有正義呢？——這些原住民必須如上述般被對待或是公司只應收取少數稅收，甚至讓很窮的人也不會感到有任何壓力。

如果這些被遣送來收集我主的收穫的勞力者有閱讀的話，他們至少必須付出一些神賜給他們的才能，救主說過「凱撒的東西給凱撒」，為何他們用歪的方法做不正的行為，而迷失於真理及真實之道呢？

現在正是閣下來解決他們解除行政職務的時候。我們相當確認，如果這些人讓他們繼續持有如此複雜的職權，共和國的光芒，將會因此而消失。他們這些人藉著宗教的名義，將會變成燭臺上的燈，而篡奪更大的權威。因為我們有很多證據顯示他們如何反對合法的權威。想想看，當委託他們部落的行政權時，給與他們權力來幫助統治整個村、整個國，他們不會允許任何在位的權威者來處理他們的過失，而不時用其他他們神職工作上的武器防衛著。因此，當這些神所塗油（註三六）的神職人員剝奪我們窮國子民的財產，進行不正義的行為時，我們只有閉著眼，不敢去處理。

閣下將無法想像，在您所做的改變後，長官的生活將會有多麼平靜，我甚至可以說，只有現在，我擁有統治福爾摩沙人的正當權威，我可以由這些人承認的適當權威和尊敬來統治他們。

如果必須對某些人例外，閉著眼睛面對他們做壞事，無法依據法律和正義來改正之。沒有一個正直的基督教政府能完成此工作——實施正當的判斷和法律要求的正義。

我們衷心感謝閣下，您解除牧師們的行政工作給我們帶來了自由，並向您保證。不久，這個共和國將會享受到更大的和平與安全。而對異端改宗的工作，也會因向來有太多世俗事情的牧師們工作減輕，發出更大的熱誠而更有進步。願全能的神降福此國家與教會。

目前，我們相當需要補充牧師，牧師花德烈、倪但理已經離開，及牧師Copsma和新來的Jutgens的死亡（後者埋於澎湖）。另外，候補牧師阿勒豪夫在五月因夏病於南部去世。南部的工作真是可悲，因為我們只有很少的學校教師在那

裡，在北方也有許多牧師死去。

目前牧師的駐紮地點如下：

牧師Kruif被任命在城堡中處理荷蘭人禮拜的工作。

牧師Tessechmaecker於蕭壠、新港、目加溜灣和大目降諸部落的原落住民中工作。

牧師范堡在麻豆、諸羅山、多囉國和大武壠之間做同樣的工作。

牧師哈伯宜服務於二林和虎尾壠，在北港灣(Ponkan)更遠的另一邊。

我們是如此缺乏人員，因此每個人須負責相當大的地區。我們要求閣下於最近派三、四個牧師來，如此，對於教會的建立將不會如南部一般，因為缺乏牧師而受阻。在南部，因為候補牧師阿勒豪夫的死亡，照目前的情形來看，基督教的領域將喪失很多地方，也可能根除。但是，我們希望藉由指派數員來擔任此職，以避免此事發生。

阿勒豪夫，我們覺得在南部不管神職工作或行政事務，均大大的受益於他，在他死後，我們指派商務員Cornelies van Dam到該處，但在他離去一個月後，也因當地不健康的氣候而死，因此我們指派第二人Richard Weils到該區去統治。

您忠實、服從的僕人Nicolaes Verburg

89. 摘自福爾摩沙長官Verburg給十七位董事——熱蘭遮城，一六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總督閣下和議員們最明智的決定，解除福爾摩沙的傳教

牧師的所有行政及司法責任，因為他們不是為世俗工作而來，盡力於世俗事務，與他們為俗人改宗職務上的天職不合。

閣下們將會無法相信此政策將會是這個共和國和平的源泉。擁有行政職務者與政府間的感情狀態是世界上最不確定。因為前者永遠不能，也不願居於合理的規範之內，而是持續的對抗基督權威，努力的要將教會與國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此結果將會是永久的不和諧，但自從解除牧師們的世俗職務後，我們相信將會中止。

您忠實、服從的僕人Nicolaes Verburg

90. 福爾摩沙長官及大員議會給總督及印度議會的信——一六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熱蘭遮城

……關於前述所提木工的花費，已包括為在北部虎尾壠的牧師們建築一石頭屋的六千盾，閣下將會從諸般花費的明細表中得知。由於事業擴張的相當大，每年必須有相當的修繕費用，因為如果此房子沒有被保存很好的狀況的話，很快的，將變成一堆不適合人居住的廢墟，而此將花費更多的錢……

因為行政或司法人員及牧師將居住於福爾摩沙諸部落，因此，當然需要大量的住家，但目前尚無法供應每人一幢石製房子，因此，有些弟兄們可能佔有石造之屋，而相反的，有一部分同僚則須暫時住在竹造的房子。我們將此通知閣下主要的目的是——在接到閣下的指示後——我們將知道如何行動，可避免進一步的爭論……

鑑於自從特派員(Commissioner)Versteegen到達此以後，他站在牧師倪但理和哈伯宜一邊，此二牧師被控告做了很多不法行為和藐視我們的權威，而Versteegen不去指正他們，因此，長官為了與此事有關之人採取行動，同時保衛他經常被所說的神職人員攻擊的榮譽和權威，現在，斷然的宣稱，他最有理由來控訴此種待遇。

但是，為了證實我們的指責並非沒有好的理由，現在我們想說，在整個過程中，一封來自哈伯宜的信，其內容超過所有禮節，包含最無恥的控告。此封信最初部分是在八月二十九日哈伯宜在場的議會中宣讀，同時也交出一份複寫。但此一信件，依Versteegen的工作方法，未加檢視就放置，似乎完全純粹是黨派的行動。對於我們要求採取公平裁判之事一點也沒有注意。相反的。他們對於那些惡行之人企圖解脫之事則聽從之。

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可憐的寡婦，她和兩個孩子住在蕭壟，相當悲哀的用書面向我們控訴關於他先生之事。她宣稱，不久以前他被倪但理無情的用繩子鞭打——控告他偷取一束檳榔——他在幾天後死亡。

同樣，一位住在蕭壟的學校教師，相當野蠻的用教鞭打擊一個小女孩的頸子，使她不久因此而死亡。

由於這些控訴看起來難以相信，兩位代表和此財政官員被派到蕭壟，如此，我們將可獲得可靠的消息。但當他們回來後，啊！這些控訴均依事實而來，閣下可從一起寄的文件及正式報告中得知。

所有這些事實均由Versteegen保持秘密，而沒有對此死去人的可憐的寡婦及孤兒，或死去孩子的父母做一點點補償

。長官對此裁判感到恐懼——事實上他必須感到恐懼——想要將如此瀆職的例子通知您。而如此，閣下將會如看鏡子一般，看到依閣下命令所派來做公平裁判的人不正義的放縱，且不尊重任何人的職務。我們覺得必須親自向閣下要求，並傳達由上述牧師所做的多數卑鄙行為的記錄，其詳細我們附在同封信的不同報告中。而包含證據的文書，現在已經騰寫，將會在最近的機會中寄給閣下。

由這些文件，閣下將可了解到此二位所謂對異端改宗者的真正性格，是否他們只是絆腳石，且引起犯罪，是否現在正是時候讓這些福爾摩沙人從這些教師們的爪，不應該說是鷹爪下解脫出來，這些人並不想如何來榮耀神，而只是進一步滿足自己的利益。

閣下可確信，如果這些牧師允許更長久的佔有行政位置，隨之而來將會有更糟的結果，結局將會很悲傷，在此地方的新的團體不和諧及無秩序。

我們要求閣下仔細注意前述的二文件——此文件包含相當奇異的事。在熟讀後，我們相信閣下將會相信這些人表現在他們職務外的自大、虛榮驚人的程度，從未於神的王國的教師們中看見。

Verburg, Breugel, Jon Danckers, R. Dammans, W. Rutgers

91.長官及台灣議會給總督及印度議會的信

——一六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關於進一步對倪但理及哈伯宜等先生不利的證據，我們

寄給閣下各種最可靠的證據，號碼為P.及A66，包含著已經送給長官，控訴他們的事。由這些信件可以看出他們在福爾摩沙的目的為何，是否此有害的樹木可以為神的園地帶來任何有價值的果實，我們將之留給深思熟慮的閣下去判斷。

為何特派員Versteegen會如此的保護這些人？只是因為他們知道如何用外表上類似真理，美好的話來奉承他們，以奉承的膏油塗其靈魂，同時——為了取悅他——用最惡劣、可怕的字來描述長官。

而特派員相當的偏見，如果長官在日常會話中提到上述之人的可恥行為，特派員開始顯示生氣。雖然他在平常是一位相當溫和，不經常表現出他真的心情。

在此情況下，長官認為最好避免觸此逆鱗，而直接與閣下報告比較好，希望閣下會確實的、公正的來思考此事。相信閣下不會縱容如此牧師的劣行。

Nicholars Verburg, Thomas Breuge, R Dammers,
Wijnant Rutgers

【注釋】

註一：此次部落會議於三月十九日舉行，原文收於J. L. Blusse, W. E. Milde en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62(簡稱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pp. 545-557。

註二：同上註，提到八十八人。

註三：赤坎的拼音有Saccam、sakam。

註四：一六四一年擔任公司駐日本長崎出島商館的商館長。一六四六

年到台灣任職，後晉升為長官，一六五〇年返回荷蘭。

註五：Campbell翻譯為Judicial official，荷蘭文為Politico，行政員的意思；新的翻譯為political administrator，見J. L. Blusse & N.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 II: 1636-1645,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Taipei, 2000, p. 440。

註六：哈約翰(Joannes Happart)，一六四四年到臺灣，駐紮在安平，也負責新港、大目降、目家溜灣的教務。後來因為生病而在大員養病，養病期間，與其他兩位牧師共同修改尤羅蘭所使用

的教義問答。一六四七年八月二十日病逝。

註七：Camachts又稱Qataangs，即文獻上所稱的大肚番王，其語言使用區約為二十世紀初期的Papora語族，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p. 468。翁佳音，〈被遺忘的原住民歷史——Q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4)。

註八：荷蘭人招集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代表集合，用以宣示權威的會議，一六三六年臺灣長官布德曼士平服麻豆社時，非正式的舉行一次，一六四一年開始正式舉行，但是連連舉行則以一六四四年以後，每年分南北兩個集會區舉行。Andrade, T., "Political Spectacle and Colonial Rule - The Landdag on Dutch Taiwan, 1629-1648" in *Itinerario* XIII, 1997, Leiden. 此次所說的四次集會是指一六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一六四五年三月八日、一六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而沒有包括一六四一年四月十一日。

註九：關於接見代表及任命長老的全文為Campbell編輯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中刪去，原文見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p. 545-550。

註十：可能是沒有繳稅，非法買賣的中國人。

註十一：南部的地方集會在五月二十二日舉行，見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p. 553。

註十二：本處原文為 the Tayouan Day-Journal，應翻為大員日記；不過

江樹生先生幾經將此日記的第一冊翻譯為中文，取名為《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二〇〇〇年。為了避免誤認為是兩個不同的文書，因此，在翻譯名稱上使用熱蘭遮城日誌

方訂約，達到和平。

註十四：萊頓人，一六三二年八月以牧師身份前往亞洲，先在印度、東南亞任職牧師，一六四九年到臺灣，駐紮於虎尾壠傳教，一六五一年回國。

註十五：Tarrikidik、Quaber、Sufunguh 部落名稱不詳，居於目前的恆春半島 Toutsiskadang 峽谷附近，與瑯 部落不合，也長期沒有臣服於公司，公司於一六五〇年代曾經派兵征伐，無功而返。

註十六：西班牙的神父曾經在這裡傳道。

註十七：原檔案缺字。

瑤

註十八：應該是恆春半島附近的部落。

註十九：拼做 Badsikan 或 Batsikan，約在雲林縣崙背鄉。

註二十：Dobalibaion、Dobale Bayan、Doubale Bajian 在目前彰化溪洲鄉舊社附近。

註二十一：Turchara、Turckara、Turgra 位於臺南六甲東高呷村。

註二十二：掠取別人的功勞的意思。

註二十三：是指 A. J. Grothe,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nder Hollandsche Zending, Utrecht, 6Vol. 有關臺灣部分收集於第三、四冊，也就是 Campbell 所翻譯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的第二部分。

註二十四：此處應該是指哈約翰 (J. Happart) 及巴維斯 (J. Bavus)。

註二十五：收於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331.

註二十六：荷蘭人帶到臺灣的黑奴的一種，見葉春榮翻譯，荷據初期的西拉雅平埔族，臺灣風物，44 (3)。

註二十七：Campbell 翻譯為一到四點，Grothe 的原文是四時到傍晚 (van vier tot den avond)，見 Campbell, p. 242; Grothe, Vol. 4,

p. 83。

註二十八：可能是大肚番王。

註二十九：中村孝志認為的翻譯文章與荷蘭文本相差甚多，筆者未見荷蘭文原本，無法指出差異，只有依英文本翻譯。見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稻香出版社，民國86年，頁46。

註三十：此動物可能就是穿山甲。

註三十一：Currency 在英文中有財政的意思，這裡是指將財政在控制之下花費。

註三十二：此處源自「出埃及記」。

註三十三：人頭稅的荷蘭原文是 hoofdbriefkens，另外荷蘭文本並沒有提到可能是獵鹿稅的字，這是甘為霖 (Campbell) 所加的，見 Grothe, vol. VI, p. 121.

註三十四：一六五〇年到一六五三年在臺灣任行政長官，後來與宗教人員相處不好，私自處罰宗教人員，並解除宗教人員的行政職務，在此期間也與最後一任長官揆一結下恩怨。他對宗教人員的處罰被巴達維亞當局否決，他憤而辭職，到巴達維亞任議會議員，並藉機指責揆一在臺灣的執政能力，反對派兵增援臺灣。

註三十五：Messrs. 是法文 Messieurs 的簡寫。

註三十六：在任命聖職者儀式中塗油以淨身。

作者簡介

姓名：林偉盛

出生地：臺灣省南投縣

學歷：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的助理教授

著作：「分類械鬥發生之原因」等